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三

潭武山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仟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二起闕逢涪灘盡旃蒙作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中

同光二年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橋李存

審奏也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為北面行營都招討

使陝州留後霍彥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為監軍將



兵救幽州

陝失冉翻監古

孔謙復言於郭崇韜曰

首座相公萬機事繁居第且遠

復扶又翻豆盧革時為首相故稱之為首

座相租庸簿書多留滯宜更圖之

請改用人為租庸使孔謙意欲自得

之也更豆盧革嘗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

今俗謂借錢為

工衡翻便錢言借貸以使用也

謙以手書示崇韜崇韜微以

諷革革懼奏請崇韜專判租庸崇韜固辭上曰然則

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久典金穀

自帝得魏博孔謙即為支度務使

若遽委大任恐不叶物望請復用張憲帝即命召之

謙彌失望

謙自去年四月帝即位之初即望為租庸使事見上卷

岐王聞帝

入洛內不自安

聞帝自大梁入洛懼移兵西伐也

遣其子行軍司馬

彰義節度使兼侍中繼曠入貢

李繼曠以鳳翔行始軍司馬領涇州節

上表稱臣帝以其前朝耆舊與太祖比肩

前朝謂唐僖昭之朝

帝即位追尊考晉王克用曰武皇帝廟號太祖上時掌翻朝直遙翻下同

特加優禮每賜

詔但稱岐王而不名庚戌加繼曠中書令遣還

曠魚險翻

還從宣翻又如字

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

監軍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

唐末誅官官其

有逃逸者散投外鎮及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為私家所養畜盱玉翻

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為腹心內諸

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

唐昭宗天復三年誅官官以士人為內諸

司使時所存者九使而已至梁有客省使改小馬坊使為天驥使飛龍使莊宅使儀鸞使文思使五坊使



如京使尚食使改御食使為司膳使洛苑使教坊使  
東上閣門使西上閣門使內園栽接使弓箭庫使大  
內皇牆使武備庫使引進使左藏庫使閑廐使宮苑  
使翰林使大和庫使豐德庫使乾文院使後唐雖不  
用梁制而復唐之舊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  
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  
監軍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為  
諸藩鎮乘變契丹出塞召李嗣源旋師命泰寧節  
度使李紹欽澤州刺史董璋戍瓦橋李繼曠見唐  
甲兵之盛歸語岐王語牛岐王益懼癸丑表請正藩  
臣之禮優詔不許孔謙惡張憲之來時自魏召張  
使憲方正故謙惡言於豆盧革曰錢穀細事一健吏  
其來惡烏路翻

可辦耳魏都根本之地顧不重乎與唐尹王正言操

守有餘智力不足必不得已使之居朝廷眾人輔之

猶愈於專委方面也革為之言於崇韜為于崇韜乃

奏留張憲於東京甲寅以正言為租庸使正言昏懦

謙利其易制故也易以李存審奏契丹去復得新

州新州陷見二百六十九戊午敕鹽鐵度支戶部

三司並隸租庸使租庸使之上遣皇弟存渥皇子

繼及迎太后太妃於晉陽太妃曰陵廟在此若相與

俱行歲時何人奉祀遂留不來帝即位尊曾祖執宜

國昌廟號獻祖陵曰長寧克用廟號太祖陵曰建極

三陵皆在代州鴈門縣親廟在晉陽太妃之不來夫

通鑑二百七十三



豈專陵廟之為其心固有所見也且其辭太后至庚  
義甚正為太后太妃俱以憂邑成疾張本

申上出迎於河陽辛酉從太后入洛陽 二月己巳

朔上祀南郊大赦孔謙欲聚斂以求媚斂力九赦文

所蠲者謙復徵之蠲圭淵翻除也復扶又翻自是每有詔令人皆

不信百姓愁怨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唯

季翻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郭崇韜為樞密使加侍中領成

德節樞密使天下事無所不關侍中三相長官又領節鎮故言位兼將相

祿賜巨萬豈藉外材但以偽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

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

家藏之私室耳為于偽翻郭崇韜受饋遺未足以安藩鎮疑懼之心乃所以成其主好貨

之惡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

勸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勞力到翻州縣上供者

入外府充經費供居用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

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

司辦郊祀之勞軍錢崇韜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

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助助有司上默然

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積子賜翻可令租庸輦取

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李

韜父嗣昭從晉王克用起於晉陽故軍士皆不滿望

始怨恨有離心矣為後諸軍河中節度使李繼麟

離叛張本



請權安邑解縣鹽每季輸省課每三月一輸鹽課於

買翻已卯以繼麟充制置兩池權鹽使 辛巳進岐王

爵為秦王考異曰茂貞改封秦王薛史無的確年

月實錄同光元年十一月壬寅已稱秦王

茂貞遣使賀收復自後皆稱秦王至二年辛巳制秦

王李茂貞可封秦王豈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必是

時始自岐王封秦王也通鑑考異正本在

二年正月岐王上表稱臣之下今移實於此仍不名

不拜 郭崇韜知李紹宏怏怏乃置內甸使掌甸三

司財賦以紹宏為之冀弭其意而紹宏終不悅李紹

郭崇韜見上卷徒使州縣增移報之煩按薛史云同

元年句音鉤自是州縣供帳煩費議者非之與此有歲月之差崇

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為己任權侔人主旦

夕車馬填門性剛急遇事輒發嬖倖僥求多所摧抑

欲制之不能腕烏宦官疾之朝夕短之於上崇韜扼腕

太原人徙華陰說讀曰悅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邪

崇韜因曰遭亂亡失譜謀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

世耳譜博古翻籍錄也謀徒協翻漢郊祀歌披圖按

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從才崇韜由是以膏梁自處多

甄別流品處昌呂翻引拔浮華鄙棄勲舊有求官者

崇韜曰深知公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恐為名

流所嗤嗤丑之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勲舊怨之於外

大... 卷... 第... 頁...



崇韜屢請以樞密使讓李紹宏上不許又請分樞密

院事歸內諸司以輕其權而宦官謗之不已崇韜鬱

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

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先是上欲以劉夫人為皇后

先悉歐史曰莊宗正室曰衛國而有正妃韓夫人在韓氏其次曰燕國夫

人伊氏次魏國按歐史劉氏為表太后素惡劉夫人建豐所得內之太

后宮教以吹笙歌舞莊宗悅之太后以賜莊宗然而惡之者以其所出微而妬悍也崇韜亦屢

諫上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說式公若請立

劉夫人為皇后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宦輩不

能為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劉夫人宜

正位中宮癸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為皇后郭崇韜以

乃所以自禍也為殺郭從是求自全皇后生於寒微既貴專務

蓄財其在魏州薪蘇果茹皆販鬻之採木為薪採草

也及為后四方貢獻皆分為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

是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施式

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教與制敕交行於藩鎮奉之如

一婦言與王言並行自古亂政未有如同光之甚者也詔蔡州刺史朱勅浚

索水通漕運水經注車關水出于嵩渚之山發于層

泉水東流為索水西注為車關水索三月己亥朔

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露

大三四七、通鑑三百七十三、李伯六



髻喧譁自恣知制誥京兆李龜禎諫曰君臣沈湎不

憂國政沈持林翻臣恐啓北敵之謀北敵謂唐也不聽 乙巳

鎮州言契丹將犯塞此據謀報而上言也詔橫海節度使李紹

斌北京左廂馬軍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

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屯邢州紹斌本姓趙名行實幽

州人也斌悲巾翻丙午加高季興兼尚書令進封南平

王 李存審自以身爲諸將之首李存審時爲蕃漢馬步軍都總管

不得預克汴之功感憤疾益甚李存審自滄徙幽時已寢疾屢表

求入覲郭崇韜抑而不許存審疾亟表乞生覩龍顏

乃許之初帝嘗與右武衛上將軍李存賢手搏存賢

不盡其技存賢本許州王賢少爲軍卒善用軼晉王克用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技渠綺翻

帝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奉詔僅仆帝而止

及許存審入覲帝以存賢爲盧龍行軍司馬旬日除

節度使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以手搏而得大藩是節鎮可以戲取

矣 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新城縣屬涿州唐大和六年以故督亢地

置匈奴須知新城縣北至涿州六十里勲臣畏伶官之讒皆不自安

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李嗣源求解兵柄帝不許

自唐末喪亂喪息浪翻搢紳之家或以告赤鬻於族姻赤當

作勅鬻於族姻則既非矣安知後世有鬻於非其族類者乎遂亂昭穆昭上招翻至有

舅叔拜甥姪者言舅拜其甥也選人僞濫者衆郭崇韜

大子九一八

余子方



欲革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銓司吏部也選須時

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凡郊祀預執事者皆謂之行事官注官者纔

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哭道路號力

或餒死逆旅 唐室諸陵先為温韜所發帝不能正温韜之罪

見上卷 庚申以工部郎中李途為長安按視諸陵使

皇子繼岌代張全義判六軍諸衛事 夏四月已

巳朔羣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唐諸帝尊

號皆有孝字蓋因漢制今此又因唐制也 帝遣客省使李嚴使于蜀嚴

盛稱帝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

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儔以其語侵蜀請斬之蜀主不

從宣徽北院使宋光祿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

志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時上

掌翻糗去又翻治直之翻艦戶 蜀主乃以光祿為梓

州觀察使充武德節度留後蜀置武德軍於梓州 乙亥加楚

王殷兼尚書令 庚辰賜前保義留後霍彥威姓名

李紹真唐既滅梁改陝州鎮國軍為保義軍 秦忠敬王李茂貞卒遺

奏以其子繼曠權知鳳翔軍府事 初安義牙將楊

立有寵於李繼韜李繼韜之求世襲也 繼韜誅見上

年 常邑邑思亂會發安義兵三千戍涿州立謂其眾

曰前此潞兵未嘗戍邊晉與梁兵爭潞兵未嘗北戍蓋以備梁耳 今朝廷

大三四十一 通五三二七十三



驅我輩投之絕塞蓋不欲置之潞州耳與其暴骨沙

場不若據城自守涿州在幽州之南未為絕塞也唐

地乎揚立以此事成富貴不成為羣盜耳因聚謀攻

子城東門焚掠市肆節度副使李繼珂監軍張引祚

棄城走立自稱留後遣將士表求旌節詔以天平節

度使李嗣源為招討使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為部署

部署之官始見于通鑑本在招討使之任帳前都指揮

使張廷蘊為馬步都指揮使以討之 孔謙貸民錢

使以賤估償絲估音古價也以錢貸民而屢擢州縣

督之翰林學士承旨權知汴州盧質上言梁趙巖為

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于人斂力合陛下革故鼎新為

人除害易雜卦曰革去故也而有司未改其所為是

趙巖復生也復扶今春霜害桑繭絲甚薄但輸正稅

猶懼流移況益以稱貸稱舉也人何以堪臣惟事天

子不事租庸敕旨未頒省牒頻下省牒謂租庸使所

願早降明命帝不報 漢主引兵侵閩屯於汀漳境

上閩之汀漳二州皆閩人擊之漢主敗走 初胡柳

之役見二百七十卷梁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帝每思

之帝思周匝而不思周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入

見上卷上年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之所以得生全

見賢遍翻

通鑑卷一百七十三

九



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裁接使儲德源之力也內梁

園裁接使猶唐之內園使也宋白曰裁接使貞元中已有之職官分紀五代有內園裁接使國朝止名內

使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

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

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

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

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三人謂周匝陳俊儲德源也

踐言矣可公言雖正當為我屈意行之為于五月壬

寅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憲州本樓煩

龍紀元年晉王克用表置憲州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

不憤歎宜其離乙巳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

為諸道僭竊者尚多當是時諸道奉貢者有所不論

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貧

乏者多此正時宜以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羨弋更

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

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

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

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戊申蜀主遣李嚴還

李嚴四月入蜀至是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考異

日實錄七月戊午蜀遣歐陽彬朝貢十月癸巳遣客

省使李嚴充蜀川回信使八月戊辰嚴自西川回蜀



國十一月已未朔遣彬為唐國通好使按錦里耆舊傳是歲遣歐陽彬通聘洛京莊宗遣李嚴來脩好笏記云豈謂大蜀皇帝特遣蘇張之士來追唐蜀之歡吾皇迴感於蜀皇復禮遠酬於厚禮然則嚴為回信使也或者歐陽彬之前蜀已有入洛之使乎若如實錄年月則李嚴以二年十月奉使至三年八月方歸何留之久乎十國紀年蜀史又云九月已亥唐帝遣李彥稠來使十一月辛丑遣彥稠東還又八月以後遣王宗鐸等戍利州以備東師似用宋光葆之言十一月以後以唐國通好召諸軍還似因彥稠來而罷之今並從初帝因嚴入蜀令以馬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謂之入草物粗讀曰麤自盛唐以來蜀貢賦歲至京師此法乃王衍之法也嚴還以聞帝怒曰王衍寧免為入草之人乎嚴因言於帝曰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騃語駭翻速丁

願翻昵尼質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諛專

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厭於盞翻君臣上

下專以奢淫相尚以臣觀之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

翹足而待也帝深以為然為伐蜀張本帝以潞州叛故

庚戌詔天下州鎮無得修城濬隍悉毀防城之具防

城之具憲天子將卒有憑城而拒命者耳然趙在禮攻魏而魏不許于趙在禮據魏而攻不能拔而帝由是亦死於亂兵防患之道固不在此也壬子新宣武節度使兼中書

令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卒于幽州李存審受宣武之命而未離幽

州存審出於寒微常戒諸子曰爾父少提一劍去鄉

里少詩照翻存審陳州宛四十年間位極將相節度

亡人從李罕之歸晉王



使同平章事也其間出萬死獲一生者非一破骨出鏃者凡

百餘因授以所出鏃命藏之曰爾曹生於膏梁當知

爾父起家如此也 幽州言契丹將入寇甲寅以橫

海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討使將大軍度

河而北契丹屯幽州東南城門之外虜騎充斥饋運

多為所掠 壬戌以李繼曠為鳳翔節度使嗣李茂貞帥岐

乙丑以權知歸義留後曹義金為節度使時瓜沙

與吐蕃雜居義金遣使間道入貢故命之唐懿宗咸通八年張

義潮入朝以族子惟深守歸義十三年惟深卒以義

金權知留後自咸通十三年至是五十四年蓋曹義

金亦已老矣 李嗣源大軍前鋒至潞州日已暝莫

定翻泊軍方定張廷蘊帥麾下壯士百餘輩踰塹坎

城而上帥讀曰率守者不能禦即斬關延諸軍入比

明也必利翻及嗣源及李紹榮至城已下矣嗣源等

不悅以張廷蘊不待其丙寅嗣源奏潞州平六月丙

子磔揚立及其黨於鎮國橋磔陟格翻潞州城池高深帝

命夷之夷平也丙戌以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為歸德

節度使同平章事梁都汴移宣武軍於宋州唐咸梁

德留宿衛寵遇甚厚帝或時與太后皇后同至其家

帝有幸姬色美嘗生子矣劉后妬之會紹榮喪妻喪

浪翻一日侍禁中帝問紹榮汝復娶乎復扶為汝求昏

又翻



為于偽翻 后因指幸姬曰大家憐紹榮何不以此賜

之帝難言不可微許之后趣紹榮拜謝趣讀曰促比起顧

幸姬已肩輿出宮矣帝為之託疾不食者累日史言帝憚

劉后之姒憚 壬辰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為宣武節度

使代李存審為蕃漢內外馬步總管自副總管陞都總管 秋

七月壬寅蜀以禮部尚書許寂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 孔謙復短王正言於郭崇韜復扶又翻 又厚賂伶官

求租庸使終不獲意怏怏癸卯表求解職帝怒以為

避事將寘於法景進救之得免 梁所決河連年為

曹濮患梁決河見二百七十卷均 甲辰命右監門

王貞明四年濮博木翻

上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塞悉則翻幾居豈翻

庚申置威塞軍於新州 契丹恃其疆盛遣使就

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處昌呂翻 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

丹惟勃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勃海倚其後勃海時為

海東盛國置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盡有高麗肅慎之地倚居蟻翻 乃先舉兵擊勃海

之遼東遣其將禿餒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以擾燕

地燕於賢翻 八月戊辰蜀主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鐸為

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屯洋州帥讀曰率 乙亥以長直

馬軍使林思鏐為昭武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 租

庸使王正言病風恍惚不能治事恍惚音忽治直之翻 景

大正一〇七八



進屢以為言癸酉以副使衛尉卿孔謙為租庸使右

威衛大將軍孔循為副使循即趙殷衡也梁亡復其

姓名歐史曰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

讓為養子循乃冒姓朱氏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

乳母有愛之者養循為子乳母之夫姓趙又冒姓趙

各殷衡梁亡事唐始改孔名循按唐天祐二年

趙殷衡已權判宣徽院事見二百六十五卷謙自

是得行其志重斂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癸未賜

謙號豐財贍國功臣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謙唐之君臣不知其非也民困軍帝復遣使者李

彦稠入蜀九月己亥至成都復扶又翻癸卯帝獵

于近郊時帝屢出遊獵從騎傷民禾稼洛陽令何澤

伏於叢薄草聚生曰叢草俟帝至遮馬諫曰陛下賦

斂既急今稼穡將成復蹂踐之蹂人九翻又如使吏

何以為理民何以為生臣願先賜死帝慰而遣之諫

一也中牟令幾不免於死洛陽令乃蒙勞遣者意必

有令官為之容也吏考何澤終身之行實非亮直之

士澤廣州人也薛史何澤廣州人梁貞明中清海

節度使劉陟薦其才以進士擢第蜀前山南節度

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

宗弼猶豫未決庚戌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樞密使

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

光嗣輩俯伏泣謝宗弼子承班聞之謂人曰吾家難



乎免矣 乙卯蜀主以前鎮江軍節度使張武為峽

路應援招討使蜀置鎮江軍於夔州 丁巳幽州言契丹入寇

冬十月辛未天平節度使李存霸平盧節度使符

習言屬州多稱直奉租庸使帖指揮公事使司殊不

知有紊規程使司謂節度使也紊音問 租庸使奏近例皆直下

時租庸使帖下諸州調發不關節度觀察使謂之直下下戶嫁翻 敕朝廷故事制敕

不下支郡節鎮為會府廵屬諸州為支郡 牧守不專奏陳今兩道所

奏悉本朝舊規租庸所陳是偽廷近事時以梁為偽廷黜之也

自今支郡自非進奉皆須本道騰奏租庸徵催亦須

牒觀察使唐制節度使掌兵事觀察使掌民事 雖有此

敕竟不行史言徵斂嚴急但期趣辦竟不奉敕而行 易定言契丹入寇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萬二千

人置駕下左右龍武步騎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

於它軍以承休為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以裨將安

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恥重霸雲州人以狡佞賄賂

事承休故承休悅之為安重霸背王承休而降唐張本 吳越王鏐

復修本朝職貢錢鏐本唐臣唐亡事梁梁亡復事唐故云復修本朝職貢 壬午帝

因梁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并賂權要求金印玉冊

賜詔不名稱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冊王公

皆用竹冊竹冊編竹為之存古意 又非四夷無封國王者帝皆

皆用竹冊竹冊編竹為之存古意 又非四夷無封國王者帝皆



曲從鏐意 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白沙曰迎鑾

鎮路振九國志曰楊溥巡白沙太學博士王穀上書

道鑾輿所止井 徐温自金陵來朝 季之未改楊子為

求貞縣宋朝乾德二年以楊州求貞縣迎鑾鎮為建

安軍大中祥符六年升為真州而求貞縣先是復改

為揚子其地東至揚州六十里南臨大江 先是温以

度江而南至金陵亦六十里更工衡翻

親吏翟虔為閣門宮城武備等使使察王起居 先悉

虔防制王甚急 使鍾泰章殺張顥閉牙城門討朱瑾

至是王對温名兩為水温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

諱之熟矣因謂温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翟虔無

禮宮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 須者意所 温頓首謝罪

請斬之王曰斬則太過遠徙可也乃徙撫州 十一

月蜀主遣其翰林學士歐陽彬來聘 七月戊午蜀主

遣戶部侍郎歐陽彬來使致書用敵國之禮蜀書後

主紀十一月乙未命翰林學士兵部侍郎歐陽彬為

唐國通好 彬衡山人也又遣李彥稠東還 蜀見上九

使今從之 月還從宣 癸卯帝帥親軍獵于伊闕 伊闕縣在洛

翻又如字 里有伊闕山大禹所鑿也宋朝省 命從官拜梁太祖

墓梁祖帝之仇讎前欲發墓斲棺今使從 涉歷山險

連日不止或夜合圍士卒墜崖谷死及折傷者甚眾

史言帝荒於從禽而不恤士卒折而設翻 丙午還宮 蜀以唐修好罷威

武城戍召關宏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



定武興招討劉潛等三十七軍 丁巳賜護國節度

使李繼麟鐵券以其子令德令錫皆為節度使諸子

勝衣者即拜官勝音升寵冠列藩朱友謙之寵乃所以速禍也是其反覆多矣能無及乎

冠工喚翻 庚申蔚州言契丹入寇 辛酉蜀主

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騫等二十九軍還成都 十

二月乙丑朔蜀主以右僕射張格兼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初格之得罪事見二百七十卷中書吏王魯柔

乘危窘之窘渠隕翻及再為相用事杖殺之許寂謂人曰

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柔它人誰敢自保此取禍

之端也張格則失矣許寂同在相位不知蜀有垂亡之勢但知張格有取禍之端蜀亡為相者得

免禍 蜀主罷金州屯戍命王承勳等七軍還成都

蜀主恃與唐和而徹邊備是馴狎虎豹而不嚴設圈檻也 己巳命宣武節度使

李嗣源將宿衛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禦

契丹命李嗣源將兵赴鎮因而北出備邊 庚午帝及皇后如張全義

第全義大陳貢獻酒酣皇后奏稱妾幼失父母見老

者輒思之請父事全義帝許之全義惶恐固辭再三

疆之竟受皇后拜復貢獻謝恩劉后利張全義之財此如倡婢屈膝於人

志在求貨耳惡可以母天 明日后命翰林學士趙鳳

草書謝全義鳳密奏自古無天下之母拜人臣為父

者帝嘉其直然卒行之卒子恤翻自是后與全義日遣使



往來問遺不絕遺唯季翻初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

嘗有建節者蜀安重霸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

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為陛下采擇以獻

為于蜀主許之庚午以承休為天雄節度使封魯國

公史言蜀政之亂有唐末之所無者以龍武軍為承休牙兵是年十月蜀方

置龍武軍乙亥蜀主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

瓊為京城內外馬步都指揮使蜀以成都為京城延瓊以外

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眾皆不平蜀主之母之妃皆徐氏也蜀主

建遺命不以徐氏兄弟典兵雖王衍昏縱而蜀之臣亦無以建遺命為衍言者王宗弼亦何足任眾之所

以不平徐延瓊者但以非次耳壬午北京言契丹寇嵐州同光之初以鎮

州為北都太原為西京尋廢北都復為鎮州以太原為北京嵐盧含翻辛卯蜀主改

明年元曰咸康盧龍節度使李存賢卒是歲蜀

主徙普王宗仁為衛王雅王宗輅為幽王褒王宗紀

為趙王榮王宗智為韓王興王宗澤為宋王彭王宗

鼎為魯王忠王宗平為薛王資王宗特為莒王宗輅

宗智宗平皆罷軍使蜀以諸王為軍使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四年

三年春正月甲午朔蜀大赦丙申敕有司改葬昭

宗及少帝以其遭朱温之弑葬故多闕也少詩照翻竟以用度不足而止

後唐自以為承唐後終不能改葬昭宗少帝後漢自以為纂漢緒而長陵原陵終乾祐之世不沾一奠史書之以

見識契丹寇幽州庚子帝發洛陽庚戌至興



唐時以魏州 詔平盧節度使符習治酸棗遙隄以

禦決河遙隄者遠於平地為 初李嗣源北征謂去

禦契丹 過與唐東京庫有供御細鎧嗣源牒副留守

張憲取五百領憲以軍與不暇奏而給之帝怒曰憲

不奉詔擅以吾鎧給嗣源何意也罰憲俸一月令自

往軍中取之往嗣源軍中取細鎧 帝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

朝欲闢毬場憲曰比以行宮闕廷為毬場前年陛下

即位於此其壇不可毀比毘至翻同光元年帝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告天即位

請闢毬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帝命毀即位壇憲謂郭

崇韜曰此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

何毀之崇韜從容言於帝從千 帝立命兩虞侯毀之

兩虞侯馬軍虞侯及步軍 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背本

不祥莫大焉背蒲妹翻張憲郭崇韜相與私議而不敢廷爭以帝之驚悍而不可回也

二月甲戌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為盧龍節度使李

斌至明宗時復姓趙賜名德鈞德鈞守幽州不為無功其後乘危以邀君外與契丹為市不但父子為虜

幽州亦為虜有矣 丙子李嗣源奏敗契丹於涿州敗補

上以契丹為憂與郭崇韜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

李紹斌位望素輕欲徙李嗣源鎮真定為紹斌聲援

崇韜深以為便時崇韜領真定上欲徙崇韜鎮汴州

欲使二人 崇韜辭曰臣內典樞機外預大政富貴極

兩易節鎮 崇韜辭曰臣內典樞機外預大政富貴極



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羣臣或從陛下歲久身經百戰  
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徒以侍從左右侍從才用

翻時贊聖謨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勲賢使

臣得解旄節乃大願也且汴州關東衝要汴州在成

南通淮泗北接滑魏衝要之地也地富人繁臣既不至治所徒令它

人攝職何異空城非所以固國基也上曰深知卿忠

盡然卿為朕畫策襲取汶陽保固河津既而自此路

直趨大梁成朕帝業為于偽翻取汶陽謂取鄆州保固河津謂築壘馬家口與取大

梁事並見上卷元年汶音問趨七喻翻豈百戰之功可比乎今朕貴為

天子豈可使卿曾無尺寸之地乎崇韜固辭不已上

乃許之庚辰徙李嗣源為成德節度使 漢主聞帝

滅梁而懼遣官死使何詞入貢且覘中國彊弱覘丑

又丑甲申詞至魏時帝在魏都及還還從宣翻言帝驕淫

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復扶又

國外患者國恒亡漢主既知唐之不足畏奢虐亦由是滋矣帝性剛好勝好呼

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宦之讒頗踈忌宿將

李嗣源家在太原三月丁酉表衛州刺史李從珂為

北京內牙馬步都指揮使以便其家帝怒曰嗣源握

兵權居大鎮軍政在吾安得為其子奏請得為于乃

黜從珂為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鎮石門鎮即唐之



橫水柵帥讀曰率嗣源憂恐上章申理久之方解上時掌翻

重自理說辛丑嗣源乞至東京朝覲不許郭崇韜以嗣源

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總管令公非久為人下

者李嗣源為中書令蕃漢內外皇家子弟皆不及也

密勸帝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勸帝除之帝皆不從

為李嗣源疑懼張本郭崇韜已酉帝發興唐自德

勝濟河歷楊村戚城觀昔時戰處指示羣臣以為樂

此即帝自言我於十指上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

上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上欲使符呪者攘

之符水厭祝巫覡挾術以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

符天子逮及也咸通唐懿宗當是時六宮貴賤不減

萬人今掖庭太半空虛故鬼物遊之耳上乃命宦者

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

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上還自興唐還從

又如載以牛車纍纍盈路張憲奏諸營婦女亡逸者

千餘人慮憲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謂魏

州諸營也史言帝之結怨於庚辰帝至洛陽辛酉詔

復以洛陽為東都興唐府為鄴都唐之盛時以洛陽

以晉陽為西京魏州為東京尋以洛陽為洛都今復

唐舊以洛陽為東都則亦復以長安為西京矣晉陽

之西京先已改為北都洛陽既復東京之舊又改魏

州之東京為鄴都然相州乃古鄴地魏州治元城非

大中三十七



鄴地也鄴戰國時為魏邑漢為鄴縣魏郡治焉漢末曹操為魏王居鄴前燕慕容暉都鄴置貴鄉縣屬昌樂郡水經注所謂沙丘堰有貴鄉者也隋開皇三年罷昌樂郡貴鄉縣屬魏州遂為州治所此時與唐縣並置於鄴下與唐本元城莊宗以魏州為鄴都特以漢魏郡治鄴曹操以魏王都鄴而名之耳然相州自隋以來治安陽而鄴為屬縣魏州相州治所皆非古鄴也

有食之 初五臺僧誠惠以妖妄惑人自言能降伏

天龍降戶命風召雨帝尊信之親帥后妃及皇弟皇

子拜之帥讀誠惠安坐不起羣臣莫敢不拜時大旱

帝自鄴都迎誠惠至洛陽使祈雨士民朝夕瞻仰數

旬不雨或謂誠惠謂者告官以師祈雨無驗將焚之

官謂莊宗誠惠逃去慙懼而卒史言異端率 庚寅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胤卒 太后自與太妃別

二年正月太常忽忽不樂樂音雖娛玩盈前未嘗解

顏太妃既別太后亦邑邑成疾太后遣中使醫藥相

繼於道聞疾稍加輒不食又謂帝曰吾與太妃恩如

兄弟欲自往省之省悉帝以天暑道遠苦諫久之乃

止但遣皇弟存渥等往迎侍五月丁酉北都奏太妃

薨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帝寬譬不離左右太后自

是得疾又欲自往會太妃葬帝力諫而止離力智翻

翰權知軍府事 自春夏大旱六月壬申始雨 帝

慕以太妃有 以得其心耳 閩王審知寢疾命其子節度副使延

六三十四十六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二二 余中



苦溽暑

溽儒欲翻溽暑濕熱也

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

稱尺證翻

宦者因言臣見長安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

以百數

唐都長安大明宮東內也觀工喚翻

今日宅家曾無避

暑之所宮殿之盛曾不及當時公卿第舍耳帝乃命

宮苑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清暑宦者曰郭崇韜常

不伸眉為孔謙論用度不足

偽為于翻

恐陛下雖欲營繕

終不可得上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

經費謂國之經常調

度其費仰於租庸使者

然猶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

語牛倨翻

今

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行營卑濕被

甲乘馬

被皮義翻

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

暑不可度柰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勅敵未滅

勅渠京翻

深念讎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

服故雖珍臺閑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

時則暑氣自消矣

郭崇韜之言其指明居養之移人可謂婉切其如帝不聽何

帝

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

熱也帝卒命允平營樓

卒子恤翻

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

韜諫曰今兩河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

帝不聽

帝將伐蜀辛卯詔天下括市戰馬

吳鎮

海節度判官楚州團練使陳彥謙有疾

陳彥謙徐温所親信者也

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遺之醫藥金帛相屬於



道遺唯季翻下彥謙臨終密留書遺徐温請以所生

子為嗣以父子血氣所屬太后疾甚秋七月甲午

成德節度使李嗣源以邊事稍弭表求入朝省太后

省悉帝不許壬寅太后殂帝哀毀過甚五日方食

八月癸未杖殺河南令羅貫初貫為禮部員外郎性

彊直為郭崇韜所知用為河南令為政不避權豪伶

宦請託書積几案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

是伶宦切齒河南尹張全義亦以貫高仇惡之仇苦浪翻

惡烏路翻遣婢訴於皇后劉后以父事張全義故得遣婢出入宮掖后與伶宦

共毀之帝含怒未發會帝自往壽安視坤陵役者九城

志壽安縣在洛陽西南七十里五代會要曰上欲附

太后於代州太祖園陵中書門下奏議曰人君以四

海為家不當分南北洛陽是帝王之宅四時朝拜理

須便近不能遠幸代州漢朝諸陵皆近秦雍國家園

寢布列京畿後魏文帝自代遷洛之後園陵皆在河

南兼勅應勳臣之家不許北葬今魏氏諸陵尚在京

畿附葬代州理未道為允於是作坤陵路泥濘濘乃定橋多壞帝問主

者為誰宦官對屬河南帝怒下貫獄獄吏榜掠下戶

榜音彭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坐橋

掠音亮道不修法不至死帝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

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陛下以萬

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

也帝曰既公所愛任公裁之拂衣起入宮崇韜隨之



論奏不已帝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竟死暴尸府門遠近寃之羅貫之死崇韜可以去而不能去自致夷滅哀哉

丁亥遣吏

部侍郎李德休等賜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紅袍御衣

九月蜀主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歷丈人觀上清

宮

青城山在蜀州青城縣北三十三里杜光庭曰岷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絕青城山乃第一峯也丈人

觀在青城北二十里上清宮在高臺山丈人祠之側高臺山在岷山上有天池晉朝立天宮於上號上清

宮

遂至彭州陽平化彭州濛陽縣北四十里有葛漢仙山二十四化之第五化也

州三學山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乙未立皇子繼岌為魏

王 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

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

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絕

倫不可信也

改鄧州宣化軍為威勝軍段凝降賜姓名李紹欽事並見上卷元年

眾舉

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

離力魏智翻

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為伐蜀都統

安祿

山之亂玄宗分命諸子為諸道都統此唐故事也

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

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庚子以魏王繼岌

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

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荆南節度使高季興

充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繼暉充都

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副



招討使陝州節度使李紹琛充蕃漢馬步軍都排陳

斬斫使兼馬步軍都指揮使李令德朱友謙之子也

唐賜姓名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内安撫應接使

華州節度使毛璋充左廂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

董璋充右廂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内

招撫使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

為巡屬唐時夔忠萬三州本屬荆南節度都統置中

軍以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步都指揮監押高品

李廷安呂知柔充魏王府通謁李從襲等皆宦官也辛丑以工

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都統軍機 自

六月甲午雨罕見日星江河百川皆溢凡七十五日

乃霽 郭崇韜以北都留守孟知祥有薦引舊恩事

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五年將行言於上曰孟知祥信厚有謀若

得西川而求帥無踰此人者帥所類翻又薦鄴都副留守

張憲謹重有識可為相戊申大軍西行 蜀安重霸

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承休到官即毀府署作

行宮大興力役強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遺韓昭

遺唯季翻韓昭諛使言於蜀主又獻花木圖盛稱秦

州山川土風之美蜀主將如秦州羣臣諫者甚眾皆

不聽王宗弼上表諫蜀主投其表於地太后涕泣不



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表幾

二千言上時掌翻其略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

世陛下少長富貴少詩照翻荒色惑酒秦州人雜羌

胡地多瘴癘萬眾困於奔馳郡縣罷於供億瘴之亮

疲鳳翔以爲仇讎必生釁隙唐國方通歡好恐懷疑

貳好呼到翻言無事舉先皇未嘗無故盤游陛下率

意頻離宮闕離力秦皇東狩鑿駕不還見秦煬帝南

巡龍舟不返紀見隋蜀都彊盛雄視鄰邦邊塵無烽火

之虞境內有腹心之疾百姓失業盜賊公行昔李勢

屈於桓温見九十七卷晉劉禪降於鄧艾見七十七

卷魏元帝

景元四年山河險固不足憑恃韓昭謂禹卿曰吾收

汝表侯主上西歸自秦州歸成當使獄吏字字問汝

蜀主歸未及以問蒲禹卿王承休妻嚴氏美蜀主私

焉故銳意欲行冬十月排陳斬斫使李紹琛與李

嚴將驍騎三千步兵萬人爲前鋒招討判官陳乂至

寶雞稱疾乞留李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懼難則

止今大軍涉險自寶雞入散關人心易搖易以宜斬

以徇由是軍中無敢顧望者又薊州人也計癸

亥蜀主引兵數萬發成都甲子至漢州武興節度使

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置武興軍於鳳州唐自關東

進兵攻蜀爲西上上時掌翻



蜀主以為羣臣同謀沮已沮在呂翻猶不信大言曰吾方

欲耀武遂東行在道與羣臣賦詩殊不為意 丁丑

李紹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出降城

使周彥禔等知不能守亦降考異曰實錄十月戊寅魏王繼岌至鳳州王

承捷以鳳興文成四州降前一日康延孝李嚴至故鎮威武城唐景思等降按今故鎮在鳳州西四程延

孝未下鳳州何能先至故鎮又蜀之守禦必在鳳州之東或者當時鳳州之東別有威武城亦名故鎮非

今之故鎮歟 景思秦州人也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

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縱敗兵先去以懼蜀人而倍道

踵其後以趣鳳州趣七喻翻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岌竭鳳

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

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得復還此矣當盡力一決

一決者一決戰也復扶又翻下同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

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宜按兵觀釁崇韜以

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為之用宜乘其人

心崩離風驅霆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

勢不可緩也是日李紹琛告捷是日崇韜入散關之日也蓋即丁丑崇

韜喜謂崇愚曰公料敵如此吾復何憂乃倍道而進

復扶又翻戊寅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四州印

及武興節度使印及旌節也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

必矣兵威已振有糧可因知功必成即以都統牒命承捷攝武興節



度使已卯蜀主至利州威武敗卒奔還始信唐兵之

來王宗弼宋光嗣言於蜀主曰東川山南兵力尚完

東川謂梓遂諸州山南謂興元諸州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

懸兵深入從之庚辰以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勳王

宗儼兼侍中王宗昱為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從駕

兵自綿漢至深渡從才用翻深渡在利州綿谷千里

相屬屬之皆怨憤曰龍武軍糧賜倍於它軍龍武糧

事見它軍安能禦敵李紹琛等過長舉長舉漢沮縣

頭郡隋置長舉縣唐屬興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里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將

所部兵五百來降且請先治橋棧以俟唐軍璉力展

之翻棧由是軍行無險阻之虞辛巳興州刺史王承

鑒棄城走紹琛等克興州考異曰實錄甲申魏王

國紀年辛巳承鑒出奔甲申繼郭崇韜以唐景思攝

興州刺史乙酉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走九域志興

州二百一李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于三泉三泉縣

元府九域志興州東南至三泉一百蜀兵大敗斬首

五千級餘眾潰走又得糧十五萬斛於三泉由是軍

食優足優饒也戊子葬貞簡太后于坤陵蜀主聞

王宗勳等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桔古

斷音命中書令判六軍諸衛事王宗弼將大軍守利

短音

通鑑卷七十三

二十一



州且令斬王宗勳等三招討以三泉之敗也李紹琛晝夜兼

行趣利州九域志三泉西至利州一蜀武德留後宋

光祿遺郭崇韜書遺唯季翻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

附苟不如約則背城決戰以報本朝背蒲昧翻宋光祿謂蜀為本朝

以梓綿劍龍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

三州山南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潯州

皆望風欵附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謀

掩擊唐軍欲自秦州掩擊唐軍之後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

矣蜀中精兵十萬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度劍

門邪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難乃旦翻願與公俱西

文扶州路以歸承休從之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

兵萬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從以

重霸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蜀

若從開府還朝朝直誰當守之

開府行矣重霸請為公留守蜀蓋加王承休開府儀

同三司故稱之為于偽

秦隴見二百六十九

卷梁均王貞明元年

時掌翻上

秦隴見二百六十九

卷梁均王貞明元年

開府行矣重霸請為公留守

蜀蓋加王承休開府儀



翻下為陳同守式又翻 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遂與招討副

使王宗泐自扶文而南其地皆不毛羌人抄之抄楚交翻

且戰且行士卒凍餒比至茂州餘眾二千而已此自秦州

取道文扶循山至茂州也為王承休宗泐為魏王繼岌所誅張本必利翻 重霸遂以秦

隴來降 高季興常欲取三峽畏蜀峽路招討使張

武威名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使其子行軍司馬從

誨權軍府事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鑱斷

江路斷音短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絙於

鑱不能進退絙音掛矢石交下壞其戰艦壞音怪季興輕

舟遁去使蜀之邊帥盡如張武散關豈易既而聞北

路陷敗以夔忠萬三州遣使詣魏王降 郭崇韜遺

王宗弼等書為陳利害遺唯季翻李紹琛未至利州宗弼

棄城引兵西歸王宗勳等三招討追及宗弼於白芳

九域志簡州金水縣有白芳鎮芳都聊翻宗弼懷中探詔書示之曰探吐南翻

宋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欵於唐

另據十一有字宗弼本姓均月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三

據三行二十四字本校本校十六葉補十六字及四字及十三字

據新頁形多字署為字不成 四月十五日

據宗十一行廿一字本校同前校者以○識之戊辰四月望日燈下

三月中以張氏撰畢一移有酒茗接崇宗本為前校可訥本

所收而未盡者乃散隨補校口得二三卷或六十卷矣兵氣漸

偏恐不致通百到館乃取最及一函至房遣口自此卷出閱者

句疑記口口不符也 據明孔天胤刊本校戊辰九月初七人定時鈺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三起旃蒙作噩十一月盡柔兆閹茂三月不滿一年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下

同光三年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

于七里亭亭去成都城七里蜀主入妃嬪中作回鶻隊

入宮効回鶻曳隊以入宮丁酉出見羣臣於文明殿按五代會要梁



開明元年改洛陽宮貞觀殿為文明殿貞觀殿洛陽宮前殿也唐昭宗遷洛後更名今蜀亦有文明殿蜀宮倣唐宮之制意

泣下霑襟君臣相視竟無一言以

救國患戊戌李紹琛至利州修桔柏浮梁桔柏浮梁為蜀所斷

昭武節度使林思謬先棄城奔閬州蜀置昭武節度

遣使請降甲辰魏王繼岌

至劍州九域志利州東南至閬州二百三十五里蜀武信節度使兼中書

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蜀置武信軍於遂州王宗弼

至成都登大女門嚴兵自衛蜀主及太后自往勞之

宗弼驕慢無復臣禮乙巳劫遷蜀主及太后後

宮諸王于西宮收其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使親吏於義興

門邀取內庫金帛悉歸其家其子承洵杖劍入宮取

蜀主寵姬數人以歸洵圭淵翻丙午宗弼自稱權西川兵

馬留後李紹琛進至綿州九域志劍州西至綿州二百八十里倉庫民

居已為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斷丁管翻綿州謂之左綿以綿水逕

其左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

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

且迎降不暇降戶江下同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

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近關即謂鹿頭關折之舌翻儻延旬浹

則勝負未可知矣言深入之兵利於飄忽震蕩難以持久乃與嚴乘馬

浮度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從才用翻溺死者亦千餘人

天甫



遂入鹿頭關丁未進據漢州九域志綿州西南至漢州一百八十九里居

三日後軍始至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蜀

主書遺李嚴遺唯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或謂嚴者或以人語

也嚴公首建伐蜀之策事見上年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

可往嚴不從欣然馳入成都九域志漢州南至成都九十五里撫諭

吏民告以大軍繼至蜀君臣後宮皆慟哭蜀主引嚴

見太后以母妻為託宗弼猶乘城為守備嚴悉命撤

去樓櫓乘登也去已酉魏王繼岌至綿州蜀主命翰

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錯

草降書降表以上皇帝降書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

之以迎繼岌及郭崇韜王宗弼稱蜀君臣久欲歸命

而內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

熒惑蜀主皆斬之函首送繼岌又責文思殿大學士

禮部尚書成都尹韓昭佞諛梟于金馬坊門金馬坊在成都

令徐延瓊果州團練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顧在珣及

諸貴戚皆惶恐傾其家金帛妓妾以賂宗弼僅得免

死妓渠九素所不快者宗弼皆殺之辛亥繼岌至德

陽九域志德陽縣在漢州東北八十五里宗弼遣使奉牋稱已遷蜀主

於西第已奉表降唐不敢安撫軍城以俟王師又使



其子承班以蜀主後宮及珍玩賂繼岌及郭崇韜求

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為留其物

而遣之宗弼之獻繼岌之留賢不能以寸李紹琛留漢州八

日以俟都統岌也甲寅繼岌至漢州王宗弼迎謁

乙卯至成都丙辰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於

升遷橋按薛史升遷橋在成都北五里蜀主白衣銜璧牽羊草繩繫

首百官衰經徒跣輿觀號哭俟命衰倉回翻觀初觀

繼岌受璧崇韜解縛焚觀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

拜謝唐昭宗大順二年王丁巳大軍入成都崇韜禁

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九十七日異曰考

實錄自興師出洛至定蜀城計七十五日薛史因之

按唐軍九月戊申離洛城十一月丁巳入成都止七

十日耳實錄得節度十武德武信永平武泰鎮江山

薛史之誤也節度西川為州六十四歐史職方考前蜀所有益漢

蜀都不與也州六十四彭蜀綿眉嘉劍梓遂果閬普

陵資榮簡邛黎雅維茂文龍黔施夔忠萬歸峽與利

開通涪渝瀘合昌巴蓬集璧渠戎梁洋金秦鳳階成

五十三州而已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錦

共以千萬計繒慈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箸遲

曰是老夫之過也高季興勸伐蜀見二梁震曰不足

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梁震之料莊宗安不

知其不為吾福荆南之福則未聞也以三郡之地介

鉅案安知不可  
固疑新不

大... 冊... 通... 卷... 十...

伯英



之地衡麓衡山之麓也山足曰麓左傳魯隱公使營

也菟同都翻願上印綬以保餘齡齡年也記文王出世

齒亦齡也上優詔慰諭之平蜀之功李紹琛為多

位在董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

軍事數所紹琛心不平謂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

樸檄相從樸蒲木翻檄蘇谷翻樸檄反咕囁於郭公

之門咕吐涉翻囁而涉謀相傾害吾為都將帝命李

璋為左廂虞侯故云然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

訴于崇韜十二月崇韜表璋為東川節度使考異

實錄十二月丙寅以靜難節度使董璋為東川節度

副大使又康延孝傳云郭崇韜除董璋為東川節度

使延孝與華州節度使毛璋見崇韜請以工部任尚

書為東川帥崇韜怒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不及

二旬崇韜為繼爰所害按大軍以十一月二十八日

丁巳入西川至十二月八日丙寅除董璋東川九

日明年正月八日殺崇韜至此九六十月而云不及

二旬崇韜遇害日月殊不相合蓋十二月丙寅崇韜

始表璋鎮東川之日耳非降解其軍職解董璋軍職

制日也不及二旬亦恐誤紹琛愈怒曰吾冒白刃陵險

北翻乃見崇韜言東川重

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為帥任園時以工部尚書

崇韜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初

帝遣宦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爰伐蜀繼爰雖為都

統軍中制置補署一出郭崇韜崇韜終日決事將吏

大三百三十三

通鑑三百七十九

子



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外牙門索然

索蘇各翻索然言寂寞也從襲等固恥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

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妓渠綺翻魏王

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塵柄而已塵之從襲等益

不平王宗弼之自為西川留後也賂崇韜求為節度

使崇韜陽許之考異曰實錄薛史皆云崇韜以蜀帥許之按崇韜有識畧豈可與大兵

取西川反以與宗弼乎此庸人所不為也蓋於時宗弼尚據成都崇韜恐其悔而違拒故陽許之以安其

意耳既而久未得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留崇韜鎮

蜀帥讀曰率從襲等因謂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橫戶孟翻今

又使蜀人請已為帥帥所類翻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為之

備繼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不可離廟堂

郭崇韜官侍中故繼岌稱之離力智翻豈肯棄元老於蠻夷之域乎且

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由是繼岌與

崇韜互相疑此段自平蜀之功以下為李紹琛反張本自初帝遣李從襲從繼岌以下為殺

郭崇韜張本會宋光葆自梓州來訴王宗弼誣殺宋光嗣

等又崇韜徵犒軍錢數萬緡於宗弼宗弼斬之犒苦到翻

斬居士卒怨怒夜縱火誼譟崇韜欲誅宗弼以自明

已已白繼岌收宗弼及王宗勳王宗澤皆數其不忠

之罪數所具翻族誅之籍沒其家蜀人爭食宗弼之肉

辛未閩忠懿王審知卒年六十四子延翰自稱威武留後



延翰字子逆  
審知長子也  
汀州民陳本聚眾三萬圍汀州延翰遣

右軍都監柳邕等將兵二萬討之監古 癸酉王承

休王宗泐至成都十月自秦州上 魏王繼岌詰之曰

居大鎮擁彊兵何以不拒戰對曰畏大王神武曰然

則何必不降對曰王師不入境曰所俱入羌者幾人

對曰萬二千人曰今歸者幾人對曰二千人曰可以

償萬人之死矣皆斬之并其子 丙子以知北都留

守事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促召赴洛陽

召之至洛陽而後赴鎮 帝議選北都留守樞密承旨

段徊等惡鄴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段徊必皆

曰北都非張憲不可憲雖有宰相器郭崇韜薦張憲

等云然今國家新得中原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

失可以改更衡翻 比之北都獨繫一方安危不為重

也乃徙憲為太原尹知北都留守事以尹知留守事

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為興唐尹知鄴都留守事正言

昏耄帝以武德使史彥瓊為鄴都監軍後唐武德使

明宗時嘗早已而雪暴坐庭中詔 彥瓊本伶人也有

武德司宮中無掃雪是其證也 寵於帝魏博等六州軍旅金穀之政皆決於彥瓊威

福自恣陵忽將佐自正言以下皆諂事之為王正言

能守鄴 初帝得魏州銀槍効節都近八千人以為

都張本 通鑑三百七十四



親軍

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元年近其斬翻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

實賴其用屢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既

而河南平

梁滅而河南平雖賞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

厭

厭於鹽翻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

路涂潦漕輦艱澀

漕水運輦陸東都倉廩空竭無以

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

洛城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左曰

上東右曰永通九域志洛陽上東門建春門皆為鎮屬河南縣蓋喪亂上墟非復盛唐之舊也望諸

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佳妻鬻子者老

弱採蔬於野百十為羣往往餒死流言怨嗟而帝遊

畋不息已卯獵於白沙皇后皇子後宮畢從庚辰宿

伊闕辛巳宿潭泊壬午宿龕澗癸未還宮

自白沙至龕澗其地

皆在洛陽東按薛史李愚避難居洛表白沙之別墅龕澗近伊闕從才用翻龕苦含翻時大雪

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間飢尤甚衛兵所過責

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

僵居良翻壞音怪撤其室廬以為

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有白龍見於漢宮

漢主改元白龍更名曰龔

見賢遍翻更工衡翻長和驃信鄭

旻遣其布燮鄭昭淳求昏于漢漢主以女增城公主

妻之長和即唐之南詔也

唐末南詔改曰大禮至是又改曰長和五代會要曰

郭崇韜平蜀之後得王衍所得蠻俘數十以天子命令使人入其部被止於界上惟國信蠻俘得往續有轉牒稱督爽大長和國宰相布燮等上大唐皇帝舅

妻疏一封差人轉送黎州其紙厚硬如皮筆力道健



有詔體後有督爽陀酋忍爽王寶督彌勒忍爽董德義督爽長垣緯忍爽楊希變等所署有彩牋一軸轉韻詩一章章三韻共十聯有類擊筑詞頗有本朝姻親之意語亦不遜

成德節度使

李嗣源入朝 閏月己丑朔孟知祥至洛陽帝寵待

甚厚 帝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豆盧革以下皆莫

知為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為古者量入以為出

量音良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

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

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

法折納謂抑民使折估而納其所無紐配謂紐數而科配之也農亦可以小休矣

帝即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丁酉詔蜀朝

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無取者

悉縱歸田里其先降及有功者委崇韜隨事獎任又

賜王衍詔畧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

在上一言不欺誓之以三辰而終殺之非信也 庚子彰武保大節

度使兼中書令高萬興卒梁貞明四年高萬興兼鎮鄜延唐以延州置保塞軍

岐改為忠義軍後唐改為彰武軍鄜保大軍 以其子保大留後允韜為彰

武留後 帝以軍儲不充欲如汴州諫官上言不如

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天子今楊氏未滅不宜示

以虛實謂吳近在淮南不宜使之知中國虛實上時掌翻 乃止 辛亥立皇

弟存美為邕王存霸為永王存禮為薛王存渥為申

大曆十



王存又為睦王存確為通王存紀為雅王 郭崇韜

素疾宦官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它日得天下驟

馬亦不可乘驟食陵翻騫馬也以喻宦官史炤曰况

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人去羌呂翻呂知柔竊聽聞之

呂知柔時為由是宦官皆切齒時成都雖下而蜀中

盜賊羣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

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

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倨宦官固可疾

將命敬之者所以敬君也烏可倨見哉唐莊宗使刑

臣將命於大臣非也郭崇韜倨見之亦非也嗚呼刑元以後皆然矣延嗣怒李從襲謂延嗣曰魏王太子

也主上萬福而郭公專權如是郭廷誨擁徒出入日

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

請表已為蜀帥帥所類又言蜀地富饒大人宜善自

為謀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

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

歸具以語劉后語牛倨翻后泣訴於帝請早救繼岌

之死前此帝聞蜀人請崇韜為帥已不平至是聞延

嗣之言不能無疑帝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

貨無筭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臣聞蜀破其珍貨皆

入於崇韜父子崇韜有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錢百萬

大三四十七 通鑑三百七十四 井矣



緡名馬千匹他物稱是廷誨所取復在其外稱尺證

又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帝遂怒形於色及孟知祥將翻復扶

行帝語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為朕誅之為于偽翻

知祥曰崇韜國之勲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

無它志則遣還還從宣翻帝許之壬子知祥發洛陽

帝尋復遣衣甲庫使馬彥珪復扶又翻下后復同衣

所置亦內諸司使之也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如奉詔班師則

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觀莊宗所以命孟知祥馬

彥珪者如此就使李從襲等不以劉后教行之崇韜得東還亦必不能自全矣彥珪見皇后

說之曰說式臣見向延嗣言蜀中事勢憂在朝夕今

上當斷不斷言帝詔旨持兩端無決然夫成敗之機

間不容髮安能緩急稟命於三千里外乎成都至洛陽三千二

百一十六里見舊唐書地理志皇后復言於帝帝曰傳聞之言未知

虛實豈可遽爾果決皇后不得請退自為教與繼岌

令殺崇韜知祥行至石壕石壕村在陝縣東新安縣西杜少陵詩所謂暮投石

壕村者也九域志陝州陝縣有石壕鎮

彥珪夜叩門宣詔促知祥赴鎮

知祥竊歎曰亂將作矣乃晝夜兼行孟知祥倍道而行非能救郭崇

韜之死也恐崇韜死而生它變耳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

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

高郁策軍都判官諸軍都判官也高郁在鑄鉛鐵為



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內  
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  
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幾  
豈翻高郁佐馬殷治湖南巧於使民而民勸趨於利蓋學管子之術者也吳越王鏐遣  
使者沈瑫致書以受玉冊封吳越國王告於吳瑫土刀翻  
吳人以其國名與已同嫌其居越而兼吳國之名不受書遣瑫還  
仍戒境上無得通吳越使者及商旅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上之上

諱嗣源應州人母本夷狄無姓氏父電鴈門都將帝少各邈佶烈太祖養以爲子乃姓李各嗣源即位後改名實

天成元年

是年四月方改元見下卷

春正月庚申魏王繼岌遣李

繼曠李嚴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

河中節度使尚書令李繼麟自恃與帝故舊且有

功

梁之乾化二年朱友謙即以河中附晉故自恃故舊自附晉之後晉王與梁人戰於朝上汾晉無後

顧之虞以帝待之厚

亦以此苦諸伶宦求勾無厭

厭於

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

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爲

討已故驚懼閱兵自衛又曰崇韜所以敢屈彊於蜀

者

從才用翻屈其勿翻彊其兩翻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

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



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

讒人獲罪矣郭侍中謂崇韜功高以其有滅梁蜀之功非己之所能及也讒人指伶宦也

癸亥繼麟入朝為繼麟得禍張本魏王繼岌將發成都令

任圜權知留事以俟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留已定

也是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

發垂發猶言臨發也彼無憂端安可為此負心事公輩勿復

言復扶又翻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

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塗為變益

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子旦

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及登樓避之崇韜

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搗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

信搗則瓜翻郭崇韜蓋與二子俱至繼岌所故同時見殺外人猶未之知都統

推官繼陽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

旨擅殺大將大王柰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

陽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

登樓去梯去羌呂翻矯為敕書用蠟印宣之以蠟摹刊為中書省印以

宣之也印敕書而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淦

陽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張礪為崇韜府掌書記史言其事府主能始終

繼岌命任圜代崇韜總軍政魏王通謁李廷安獻

蜀樂工二百餘人有嚴旭者王衍用為蓬州刺史帝

大... 通... 帝...



問曰汝何以得刺史對曰以歌帝使歌而善之許復

故任人皆謂帝克蜀而不察蜀之所以亡故不旋踵

見事可戊辰孟知祥至成都時新殺郭崇韜人情未

安知祥慰撫吏民犒賜將卒去留帖然史言孟知祥

有蜀犒閩人破陳本斬之陳本圍汀州見契丹

主擊女真及勃海女真始見於此其國本肅慎氏東

謂之靺鞨五代時始號女真女真有數種居混同江

之南者為熟女真江之北者為生女真混同江即鴨

水恐唐乘虛襲之戊寅遣梅老鞋里來修好好呼

馬彥珪還洛陽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并殺其子廷

說廷讓廷議此郭崇韜諸子之在於是朝野駭惋直

遙翻悅羣議紛然帝使宦者潛察之保大節度使睦

王存又崇韜之壻也宦者欲盡去崇韜之黨言存又

對諸將攘臂垂泣為崇韜稱冤去羌呂翻言辭怨望

庚辰幽存又於第尋殺之景進言河中人有告變言

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崇韜死又與存又連謀宦官因

共勸帝速除之帝乃徙繼麟為義成節度使是夜遣

蕃漢馬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歐史作圍其館蓋

在洛陽也驅繼麟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謙

唐昭宗之遷洛也車駕由徽安門入宮唐六典東都

北面二門東曰延喜西曰徽安朱友謙賜姓名見二

百七十二年友謙二子令德為武信節度使令錫為忠

卷元年



武節度使詔魏王繼岌誅令德於遂州鄭州刺史王

思同誅令錫於許州唐置忠武軍於許州匡國軍於同州至梁之時兩易軍號後唐

復其故減梁皆河陽節度使李紹奇誅其家人於河中紹奇

至其家友謙妻張氏帥家人二百餘口見紹奇帥讀日率

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

別彼列翻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又取鐵券以示紹奇曰

此皇帝去年所賜也我婦人不識書不知其何等語

也紹奇亦為之慙為于偽翻慙朝廷之失信友謙舊將史武等七

人時為刺史皆坐族誅時洛中諸軍飢窘窘渠妄為

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於帝故朱友謙郭崇韜皆及於

禍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為謠言所屬屬之

欲翻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勲業振

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振當作震遠于願翻嗣源曰吾心不負

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李嗣源答朱守殷之

言安於死生禍福之際英雄識度自有不可及者時伶宦用事勲舊人不自

保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

是得全魏王繼岌留馬步都指揮使陳留李仁罕

馬軍都指揮使東光潘仁嗣左廂都指揮使趙廷隱

右廂都指揮使浚儀張業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驍

銳指揮使平恩李延厚成成都為諸將在蜀卒為孟知祥效死張本甲



申繼發成都命李紹琛帥萬二千人為後軍行止  
常差中軍一舍三十里為一舍差後於中二月己

丑朔以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為樞密使代郭崇魏

博指揮使楊仁最最知將所部兵戍瓦橋將即踰年

代歸至貝州鄴都虛恐兵至為變敕留屯貝州時天下

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繼發自王於

蜀王于故族其家朱友謙子建徽為澶州刺史帝密

敕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澶州魏博巡屬也故密敕

連門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

言何往史彥瓊以武德使出又訛言云皇后以繼發

之死歸咎於帝已弑帝矣故急召彥瓊計事人情愈

駭訛言方興而史彥瓊所為有可疑楊仁最部兵皇

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最

曰主上所以有天下者吾魏軍力也謂因魏博兵魏軍

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

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

使相見言使之留屯貝州不許還魏州也九今聞皇

后弑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

天子萬福與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皇甫

槍効節卒也從莊宗戰河上習見莊宗安知不更為

之用兵與夫諸軍之勇怯故敢發此言

大三子小ウナウ

通鑑三百七

十一



富貴之資乎仁最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不從又殺

之校戶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垣而

走暉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示以楊仁最及小校之首在

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為帥帥所類翻焚掠貝州暉魏

州人在禮涿州人也詰旦暉等擁在禮南趣臨清水

濟館陶所過剽掠趣七喻翻剽匹妙翻壬辰晚有自貝州來告

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急也請授甲乘城為備

彥瓊疑鐸等有異志曰告者

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九域志臨清縣南至魏州

城一百五十里皇甫暉等以壬辰至臨清史彥瓊以為六日晚方至魏州者以師行日五十里故計其涉

三日方至也壬辰二月四日六日為備未晚孫鐸曰賊

既作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

射帥眾乘城史彥瓊蓋加僕射故鐸募勁兵千人伏

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討

也撲普木翻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姦人為內應則事危

矣彥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賊前鋒攻北

門弓弩亂發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聲呼

故即時驚潰彥瓊單騎奔洛陽癸巳賊入鄴都孫鐸

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帝即位於魏州署

皇甫暉及軍校趙進為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進



定州人也王正言方據按召吏草奏無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於市吏皆逃散公尚誰呼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又索馬不能得索山客翻乃帥僚佐步出府門謁在禮帥讀日率再拜請罪在禮亦拜曰士卒思歸耳尚書重德勿自卑慰諭遣之王正言以戶部尚書留守張憲家在鄴都去年張憲自鄴都留守遷北京故其家尚留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不發封斬其使以聞使疏吏翻誘音西甲午以景進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丙申史彥瓊至洛陽鄴自

都逃至洛陽帝問可為大將者於樞密使李紹宏紹宏復請用李紹欽伐蜀之役李紹宏已薦李紹欽而不用故言復帝許之令條上方畧上時掌翻紹欽所請偏裨皆梁舊將已所善者帝疑之而止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煩大將紹榮可辦也紹榮元行帝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三千詣鄴招撫將即亮翻下同騎奇寄翻亦徵諸道兵備其不服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咕囁誰門乎復扶璋又翻懼謝罪魏王繼岌軍還至武連還從宣翻武連漢梓潼縣地宋置武連郡及下辨縣又改下辨為武功縣後魏改為武連縣唐屬劍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五里遇敕使諭以朱友謙已伏誅令董璋將兵之遂州誅朱令德



時紹琛將後軍在魏城西魏置魏城縣於巴西唐屬

里宋白曰魏城本漢涪縣地西魏於涪縣立潼州析

此立為魏城縣李膺記云肆溪東五十里有東西井

井西為涪縣界井東為魏城界聞之以帝不委已殺令德而委璋大

驚俄而璋過紹琛軍不謁紹琛怒乘酒謂諸將曰國

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戰功也

至於去逆効順與國家犄角以破梁則朱公也犄居

謂朱友謙以蒲同附今朱郭皆無罪族滅歸朝之後

行及我矣朝直冤哉天乎柰何紹琛所將多河中兵

將即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闔

門屠膾號戶刀翻朱友謙再以河中附晉晉封我虜

歸則與史武等同誅言史武等既以河中將誅若決

不復東矣復扶是日魏王繼岌至泥溪紹琛至劍州

遣人白繼岌云河中將士號哭不止欲為亂丁酉紹

琛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

移檄成都稱奉詔代孟知祥招諭蜀人三日間眾至

五萬 戊戌李繼曠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不以符

印與之促令詣闕唐僖宗光啓二年李茂貞據鳳翔

鎮鳳已亥魏王繼岌至利州李紹琛遣人斷桔柏

津斷丁管翻繼岌聞之以任圜為副招討使將步騎

七千與都指揮使梁漢鵬鵬魚監軍李延安追討之



考異曰莊宗實錄已亥繼岌奏康延孝叛遣任圜  
追討按延孝丁酉叛於劍州豈得已亥奏報已至洛  
廣本已亥魏王至利州桔柏津使夜來告繼岌言李  
紹琛令斷浮梁繼岌署任圜為副招討使令率七千  
人騎與都指揮使梁漢顯  
監軍李延安討之今從之  
庚子邢州左右步直兵

趙太等四百人步直兵謂步兵長直者也據城自稱安國留後詔

東北面招討副使李紹真討之李紹真即霍彥威辛丑任

圜先令別將何建崇擊劍門關下之恐李紹琛拒守劍門關故先擊

下之紹琛將何所至哉李紹榮至鄴都攻其南門遣人以救

招諭之趙在禮以羊酒犒師拜於城上曰將士思家

擅歸相公誠善為敷奏稿苦到翻李紹榮以節度使同平章事故稱之為相公所

謂使相也後之世凡建節者皆稱相公為于偽翻得免於死敢不自新遂以

敕徧諭軍士史彥瓊戟手大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

皇甫暉謂其眾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聚

譟掠敕書手壞之掠奪也壞音怪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

以狀聞帝怒曰克城之日勿遺噍類噍才笑翻大發諸軍

討之壬寅紹榮退屯澶州 甲辰夜從馬直軍士王

温等五人殺軍使謀作亂擒斬之從才用翻從馬直指揮

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帝與梁相拒於得

勝得勝即德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俘斬而還挑徒了翻還從

宣翻又由是益有寵帝選諸軍驍勇者為親軍分置

四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

大三百二十九



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為假

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從馬直諸校

數所角翻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寃及王温作亂帝戲

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温反欲何為也

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温之故俟鄴

都平定盡阮若曹汝若猶也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為

乂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為張破敗作亂郭從謙弒逆張本郭崇韜勳舊

也以無罪而族康延孝之亂皇甫暉之亂張破敗之心

亂卒以成郭從謙之弒皆由崇韜之死而將校之不自安也乙巳王衍至長安有詔止之止不使至洛陽先是

帝諸弟雖領節度使皆留京師但食其俸先悉戊申

始命護國節度使永王存霸楚河中既殺朱友謙故令存霸赴鎮以

代之丁未李紹榮以諸道兵再攻鄴都庚戌裨將楊

重霸帥眾數百登城帥讀日率後無繼者重霸等皆死賊

知不赦堅守無降意降戶江翻朝廷患之日發中使促魏

王繼岌東還繼岌以中軍精兵皆從任圜討李紹琛

留利州待之未得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李紹榮討趙在禮乂

無功趙太據邢州未下滄州軍亂小校王景戡討定

之因自為留後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帝欲自征鄴

都宰相樞密使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帝曰

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為勳舊帝心忌嗣源

通鑑二百七十四



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衛皆曰它人無可者忠武節度

使張全義亦言河朔多事久則患深宜令總管進討

時李嗣源雖留洛陽而蕃漢內外馬步軍都總管之官如故若倚紹榮輩未見成

功之期李紹宏亦屢言之帝以內外所薦內則李紹宏外則張

全義及在甲寅命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延州言綏

銀軍亂剽州城綏銀時為夏州延屬延州以鄰鎮奏

間所進也其書云綏州故城見在延州東北無定河

川西至夏州四百里南至延州界三百四十里北至

銀州一百六十里夏州東董璋將兵二萬屯綿州

至銀州二百里剽匹妙翻 會任圜討李紹琛帝遣中使崔延琛至成都遇紹琛

軍給之曰吾奉詔召孟郎也孟知祥妻太祖弟克讓女

郎公若緩兵自當得蜀既至成都勸孟知祥為戰守

備知祥浚壕樹柵遣馬步都指揮使李仁罕將四萬

人驍銳指揮使李延厚將二千人討紹琛既浚壕樹柵為守城

之備又遣重兵出討以兵有邂逅戰苟不利則退守

無倉卒失措之憂孟知祥初至西川其審慎如此然

當時蜀之舊兵敗散已多北兵留戍計不過數延厚

千李仁罕所將未必及四萬之數更須博考集其眾詢之曰有少壯勇銳欲立功求富貴者東

照衰疾畏懦厭行陳者西行戶得選兵七百人以行

兵不貴多是日任圜軍追及紹琛於漢州紹琛出兵

逆戰招討掌書記張礪請伏精兵於後以羸兵誘之

郭崇韜之為招討使也以張礪為掌書記崇韜既死

繼安以任圜為招討副使以討李紹琛故礪以幕屬



從軍羸倫為 園從之使董璋以東川羸兵先戰而却

翻誘音酉 紹琛輕園書生又見其兵羸極力追之伏兵發大破

之斬首數千級自是紹琛入漢州閉城不出 三月

丁巳朔李紹真奏克邢州擒趙太等庚申紹真引兵

至鄴都營於城西北以太等徇於鄴都城下而殺之

是不足以懼皇甫暉等 辛酉以威武節度副使王

延翰為威武節度使 命王延翰 壬戌李嗣源至鄴

都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 詰去

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 考異曰莊宗實錄

亥夜張破敗作亂明日入鄴都明宗實錄三月六日

帝至鄴都八日夜破敗作亂薛史莊宗紀壬子嗣源

至鄴都甲寅夜破敗作亂明宗紀與實錄同按長麻

此月丁巳朔無壬子甲寅今從實錄及明宗本紀

帥眾大譟 帥讀曰 殺都將 將即 焚營舍詰旦亂兵逼

中軍嗣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 從亂者

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為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

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奪恩任威貝州戍卒思歸主

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阮魏博之軍 謂皇甫暉等

等不降嘗有克城之日勿遺噍類之語 近從馬直數卒誼競遽欲盡誅

其眾 謂王温等亂也郭從謙因王温亂後 我輩初無

叛心但畏死耳今眾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

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為軍民之主 李嗣源

官中書



令故稱之為令公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任

爾所為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環音曰此輩

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李紹

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張破敗斬之

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

負令公李嗣源以蕃漢馬步軍都總管統諸軍禦契

也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說式九舉大事

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為公出收之藉慈

為于偽翻外兵謂城外之兵嗣源紹真所領者也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

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漢州無城塹樹木為柵

乙丑任圜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戰於

金鴈橋金鴈橋在漢州維縣東鴈江兵敗與十餘騎

奔綿竹九域志綿竹縣在漢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漢

州犒軍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李紹琛檻車至座

中知祥自酌大卮飲之飲於謂曰公已擁節旄又有

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檻車邪紹琛曰郭

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無罪族誅

郭侍中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朝直

魏王繼岌既獲紹琛乃引兵倍道而東孟知祥獲陝

虢都指揮使汝陰李肇河中都指揮使千乘侯弘實



陝失舟翻乘繩證翻以肇為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引實副之李

肇等為孟知祥用張本蜀中羣盜猶未息知祥擇廉吏使治州

縣蠲除橫賦安集流散下寬大之令與民更始孟知祥

有據蜀規摹治直之翻橫戶孟翻更工衡翻遣左廂都指揮使趙廷隱右

廂都指揮使張業將兵分討羣盜悉誅之李嗣源

之為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眾萬人營於城南嗣源

遣牙將張虔釗高行周等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

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

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眾不滿百又無兵仗李

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鎮兵蓋鎮州兵

也李嗣源本鎮鎮州故其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

謂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州也欲歸鎮上章待罪上時掌

也也奏聽主上所裁李紹真及中門使安重誨曰此策

非宜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

歸朝必以公藉口言李紹榮必奏天子稱已所以公

若歸藩則為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言耳不若

星行詣闕星行者戴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

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趣七遇馬坊使康福後唐起

馬牧多在并代莊宗在河上與梁戰置馬牧於相州

以康福為小馬坊使以鎮之蓋以并代之既牧為大

馬坊也唐內諸司有小馬坊使宦官為之非此薛史

唐莊宗曰康福體貌豐厚可令總轄馬牧由是署為

六一百六十二



馬坊使及明宗離魏縣會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

福蔚州人也蔚紆平盧節度使符習將本軍攻鄴

都聞李嗣源軍潰引兵歸至淄州監軍使楊希望遣

兵逆擊之平盧節度治青州九域志青習懼復引兵

而西復扶又翻青州指揮使王公儼攻希望殺之因據其

城時近侍為諸道監軍者宦官常侍天子左右故曰近侍皆恃恩與

節度使爭權及鄴都軍變所在多殺之安義監軍楊

繼源謀殺節度使孔勅勅先誘而殺之勅渠京翻武

寧監軍以李紹真從李嗣源謀殺其元從元從謂舊

之將士所謂義故也紹真時從李嗣據城拒之權知

源監軍謀殺其元從之留彭城者

留後淳于晏帥諸將先殺之帥讀曰晏登州人也

戊辰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忠武節度使尚書令齊王張全義聞李嗣源入鄴

都憂懼不食辛未卒於洛陽張全義之憂死自以薦李嗣源比討也

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朘刻軍糧朘息緣翻軍士流

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言今租庸已竭內庫有

餘諸軍室家不能相保儻不賑救賑津忍翻懼有離心俟

過凶年其財復集復扶又翻上即欲從之劉后曰吾

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既在天人如

我何紂責命于天紂所以亡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

未聞如已有是言也



屬耳於屏風後屬之欲翻須吏出糶具及三銀盆皇幼子

三人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

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鳴呼劉后

馬鞍之時能盡將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衛州奏李

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

源長子從審為金槍指揮使莊宗得魏因魏銀槍軍

金槍帝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勿

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囚欲殺之從審曰公等既

不亮吾父亮信也吾亦不能至父所今人多謂不能請復

還宿衛復扶又翻還從乃釋之帝憐從審賜名繼璟

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為紹榮所遏不得通嗣

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

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它日得保無恙乎將即

大梁天下之要會也大梁控引河汴南通淮泗北接

也故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

軍亟進亟紀力如此始可自全據大梁則逼洛陽嗣

何以自全乎石敬瑭突騎指揮使康義誠曰主上無

道軍民怨怒公從眾則生守節則死康義誠胡人獲

也為義誠由此為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義誠

代北胡人也時齊州防禦使李紹虔即王晏球泰寧節度



使李紹欽

即段

貝州刺史李紹英

即房

屯瓦橋

以備契丹

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屯奉化軍

五代會要後唐

天成三年三月升奉化軍為泰州以清苑縣為理所新唐書地理志清苑縣屬莫州宋保州治清苑蓋又

改泰州為保州也

嗣源皆遣使召之紹英瑕丘人本姓房名

知溫審通金全之姪也

安金全有却梁兵全晉陽之功

嗣源家在真

定

嗣源鎮真定入朝于洛其家留真定

虞侯將王建立先殺其監軍由

是獲全

為嗣源以王建立鎮真定張本將即亮翻

建立遼州人也李從珂

自橫水將所部兵由孟縣趣鎮州

李從珂謫戍橫水見上卷同光三年

孟春秋晉之孟邑漢為縣中廢隋開皇十六年置原仇縣大業初改曰孟唐屬太原府九域志孟縣東北

至鎮州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

在衛州謀自白臯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

驅李從珂為殿

殿丁

於是軍勢大盛嗣源從子從璋

自鎮州引軍而南過邢州邢人奉為留後

河北蓋悉從嗣源矣

從子之從才用翻

癸酉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

河陽橋

恐李嗣源自懷孟犯洛也

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

徽使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

事已至此

帝及嬖倖始知財物之不可守

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死得

此何為

詬古候翻又許

甲戌李紹榮自衛州至洛陽

帝如鷄店勞之

薛史作

紹榮曰鄴都亂兵已遣其黨

翟建白據博州欲濟河襲鄆汴

李紹榮所言指趙在禮所遣兵也殊不知



李嗣源已定入汴之計願陛下幸關東招撫之帝從矣勞力到翻翟長伯翻水關謂汜景進等言於帝曰魏王未至康延孝

初平西南猶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為變不若除之少詩帝乃遣中使向延嗣亮翻齊敕

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印者用中書印畫者

畫可敕又用御寶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指去行字改

為家字指口皆翻摩也去羌呂翻由是蜀百官及衍僕役獲免者

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於秦川驛衍母徐

氏且死呼曰呼火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降戶

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乙亥帝發洛陽丁

丑次汜水戊寅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將即李

嗣源親黨從帝者多亡去或勸李繼璟宜早自脫繼

璟終無行意帝屢遣繼璟詣嗣源繼璟固辭願死於

帝前以明赤誠赤誠猶言赤心誠者心之實帝聞嗣源

在黎陽強遣繼璟渡河召之強其兩翻下強出同此

前道遇李紹榮紹榮殺之李繼璟以死事君以明

吳越王鏐有疾如衣錦軍命鎮海鎮東節度使留後

傳瓘監國衣於既翻吳徐温遣使來問疾左右勸鏐

勿見鏐曰温陰狡此名問疾實使之覘我也覘丑廉

艷強出見之温果聚兵欲襲吳越聞鏐疾瘳而止史



錢徐之智力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按九域志自臨安東還錢塘一百二十里吳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徐知誥為侍中右僕射

嚴可求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庚辰帝發汜水發汜水而東也

辛巳李嗣源至白臯遇山東上供綃數船取以

賞軍此蓋青兗上供汜河而上者也安重誨從者爭舟行營馬步使

陶玘斬以徇從才用翻玘墟里翻由是軍中肅然玘許州人也

嗣源濟河至滑州遣人招符習習與嗣源會於胙城

舊唐書地理志胙城漢南燕縣安審通亦引兵來會知汴州孔循遣

使奉表西迎帝亦遣使北輸密款於嗣源曰先至者

得之先是帝遣騎將滿城西方鄴守汴州先是悉石

敬瑭使裨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丘門敬瑭踵其後

自西門入遂據其城西方鄴請降敬瑭使趣嗣源王

午嗣源入大梁趣讀曰促九域志胙城縣南至大梁一百二十里是日帝至

滎澤東九域志滎澤縣西北距汜水四十五里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溫

將三千騎為前軍曰汝曹汴人也龍驤軍梁之舊兵本皆汴人吾

入汝境不欲使它軍前驅恐擾汝室家厚賜而遣之

彥溫即以其眾叛歸嗣源謂嗣源曰京師危迫主上

為元行欽所惑事勢已離不可復事矣元行欽賜姓各李紹榮復

扶又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悖蒲妹翻即奪其兵

指揮使潘環守王村寨有芻粟數萬帝遣騎視之環



亦奔大梁帝至萬勝鎮萬勝鎮在中牟縣東距大梁不過數十里耳聞嗣

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沮喪沮在呂翻登高歎

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帝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

千從才用翻及還已失萬餘人乃留秦州都指揮使

張唐以步騎三千守關癸未帝還過鬻子谷劉昫曰

在西成臯又云在汜水縣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

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適

猶言近方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

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

張容哥稱頒給已盡索山客翻內庫使亦莊衛士叱

容哥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抽刀逐之或

救之獲免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致此吝財事今

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

赴河死衛士言致禍之源出於宦官不特指張容哥

使人內庫積而不發出納之吝諸軍甲申帝至石橋西

石橋在洛城東置酒悲涕謂李紹榮等諸將曰卿輩事吾以

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難乃今致吾至此皆無一策

以相救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因相

與號泣號戶是日晚入洛城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

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李嗣源在河北時奏

章為元行欽所壅遏







步兵陳於五鳳門外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知睦

王存乂已死存乂養郭從謙為假子及其被誅事並在禁中故存乂死而欲奉之以作亂帥所部兵帥讀

從謙不知從才用翻呼火與黃甲兩軍攻興教門昭唐

同自營中露刃大呼呼火與黃甲兩軍攻興教門昭唐

宗之遷洛也改延喜門為宣政門重明門為興教門昭唐

五鳳門蓋宮城南門也唐六典曰洛陽皇城南面三

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教右曰光政帝方食聞變帥諸王及近衛騎兵

擊之逐亂兵出門時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將騎兵在

外帝遣中使急召之欲與同擊賊守殷不至引兵憇

於北邙茂林之下憇去例翻息也邙莫郎翻亂兵焚興教門緣城

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李紹榮必已遁矣獨散貞都指

揮使李彥卿及宿衛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

力戰俄而帝為流矢所中李彥卿即符彥卿存審之子散悉宜翻校戶教翻中

竹仲翻鷹坊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

鷹坊唐時五坊之一也姓譜善姓也抽矢渴憊求水

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憊音悶省悉景翻酪歷各翻乳漿也凡中矢刃

傷血悶者得水尚可須臾帝殂年四李彥卿等慟哭

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覆敷

又翻自此以上至是年正月書帝者皆指言莊宗莊宗

好優而斃於郭門高好樂而焚以樂器故歐陽公引

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之彥卿存審之子福進全斌皆

太原人也李彥卿後復姓符與何福進王全斌皆以功名自見劉后囊金寶繫



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

師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奔南山洛陽之南

大宮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各令

自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是日

李嗣源至嬰子谷考異曰莊宗實錄云今上至鄭

子谷在鄭州境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為羣

小蔽惑至此今吾將安歸乎戊子朱守殷遣使馳白

嗣源以京城大亂諸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乙丑

嗣源入洛陽止于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

中而殯之嗣源之入鄴也前直指揮使平遥侯益脫

身歸洛陽前直指揮使領上前直衛之兵劉昫曰平

汾州宋白曰後魏以太武帝各燾改平陶為平遥莊宗撫之流涕至是益自

縛請罪嗣源曰爾為臣盡節又何罪也使復其職嗣

源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徼吉弔翻言善

城內外坊市以待魏王繼岌繼岌莊宗嫡長子也西征而還未至示若待其至而嗣位然淑妃德

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蓋莊宗都洛之後迎至洛宮

及其遭變不從劉后出奔時在宮中也按淑妃韓氏

本莊宗元妃衛國夫人也德妃伊氏次妃燕國夫人

也劉后之次在三越次而正位中宮雖莊宗之過亦

郭崇韜希指迎合之罪也五代會要曰同光二年十

二月冊德妃淑妃以宰臣豆盧革韋說為冊使出應

天門外登輅車鹵簿鼓吹前導至右承福門降車入

右銀臺門至淑妃宮受冊於內文武百官立班稱賀

通鑑書二年二月冊劉后蓋冊后之後至十二月冊



也二妃吾侯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為國家捍禦北

方耳歸藩言欲歸真定為于偽翻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

下之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意帥讀曰率上時掌翻嗣源面諭之曰吾奉詔討

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為紹榮所隔披猖

至此吾本無它心諸君遽爾見推殊非相悉悉息七翻諳也

究也詳也盡也願勿言也革等固請嗣源不許李紹榮欲奔

河中就求王存霸從兵稍散庚寅至平陸從才用翻唐書地理

志曰括地志陝州河北縣本漢大陽縣天寶元年太守李齊物開三門以利漕運得古刃有篆文曰平陸

因更河北縣為平陸縣九域志縣在陝州北五里隔大河止餘數騎為人所執折

足送洛陽折而設翻存霸亦帥眾千人棄鎮奔晉陽 辛

卯魏王繼岌至興平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復扶謀又翻

保據鳳翔 向延嗣至鳳翔以莊宗之命誅李紹琛

莊宗已殂故不書帝而以廟號書之也李紹琛反於蜀被擒見上卷本年三月初莊宗命

呂鄭二內養在晉陽一監兵一監倉庫監工街翻自留守

張憲以下皆承應不暇及鄴都有變又命汾州刺史

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彥卿之兄也莊宗既殂推

官河間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一書生自

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

乎昭遠泣曰此古人**遯**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張昭

遠儒者也故勉成張憲之志節有李存沼者莊宗之

其後昭遠避漢高祖各止各昭



近屬

考異曰唐愍帝實錄符彥超傳云皇弟存沼薛史歐陽史彥超傳作存霸莊宗列傳薛史張

憲傳但云李存沼按莊宗弟無名存沼者存霸自河中衣僧服而往非今日傳莊宗之命者也或者武皇

之姪莊宗之弟別無所據不敢決定故但云近屬按莊宗謚光聖神閔皇帝唐愍帝實錄即莊宗實錄

也愍閔字通自洛陽奔晉陽矯傳莊宗之命陰與二內養

謀殺憲及彥超據晉陽拒守彥超知之密告憲欲先

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為此徇義而不免於

禍乃天也彥超謀未決壬辰夜軍士共殺二內養及

存沼於牙城因大掠達旦憲聞變出奔忻州九域志

東北至忻州二百里此以宋氏徙府後言也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士

卒城中始安遂權知太原軍府 百官三牋請嗣源監

國

考異曰監國本太子之事非官非爵然五代唐明宗潞王周太祖皆嘗監國漢太后令曰中外事

取監國處分又誥曰監國可即皇帝嗣源乃許之甲

午入居興聖宮

按是時莊宗之殯在西宮興聖宮蓋在西宮之東按薛史莊宗即位於魏

州以子繼岌充北都留守興聖宮使及平定河南充

東京留守興聖宮使則東京北都皆有興聖宮宋白

所記始受百官班見示即真之漸下令稱教百官稱

之曰殿下莊宗後宮存者猶千餘人宣徽使選其美

少者數百獻於監國少詩照翻監國曰奚用此為對曰宮中

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宮中職掌宜諳故事諸烏合翻

此輩安知乃悉用老舊之人補之其少年者皆出歸

其親戚無親戚者任其所適蜀中所送宮人亦準此



乙未以中門使安重誨為樞密使安重誨本成德所親任鎮州別駕張延朗為副使延朗開封人也仕

梁為租庸使按歐史張延朗仕梁以租庸使為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之復以為糧料

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為元從孔性纖巧善事權貴

目官蓋由此選為鎮州別駕也

以女妻重誨之子妻七故重誨引之監國令所在訪

求諸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匿民間或密告安重誨

重誨與李紹真謀曰今殿下既監國典喪諸王宜早

為之所以壹人心殿下性慈不可以聞乃密遣人就

田舍殺之後月餘監國乃聞之切責重誨傷惜久之

劉皇后與申王存渥奔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

至晉陽李彥超不納走至風谷風谷恐當作嵐谷唐屬嵐州

為其下所殺明日永王存霸亦至晉陽從

兵逃散俱盡從才存霸削髮僧服謁李彥超願為山

僧幸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奏

取進止存霸軍士不聽殺之於府門之碑下劉皇后

為尼於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薛王存禮及莊宗幼

子繼高繼潼繼蟾繼堯堯倪遭亂皆不知所終惟邕

王存美以病風偏枯得免居于晉陽沙陲自唐末疆

赤心之支脩或有存者晉王父子相傳其血嗣職矣

且明宗晉王義兒也得國之後坐視義父之遺育為

魚為肉何忍也它日詎可望麥飯灑陵乎徐溫高季興聞莊宗遇弒益



重嚴可求梁震

嚴可求料唐有內變見二百七十二卷莊宗同光元年梁震料莊宗必亡

見二百七十四卷三年

梁震薦前陵州判官貴平孫光憲於季

興使掌書記

貴平縣漢廣都縣之東南界後魏置和仁郡仍置平井貴平可曇三縣唐廢平

井可曇以貴平縣治和仁城開元十四年移治祿州屬陵州宋省貴平入廣都縣

季興太治

戰艦欲攻楚

治直之翻

光憲諫曰荆南亂離之後賴

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國交惡它國乘吾

之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

戊戌李紹榮至洛陽

陝州

械送至洛陽

監國責之曰吾何負於爾而殺吾兒

謂紹榮殺從審

也見上卷

紹榮瞋目直視曰

瞋昌

先帝何負於爾遂

斬之

元行欽雖死監國豈不有愧於其言

復其姓名曰元行欽

李紹榮賜姓名

見二百六十九卷

監國恐征蜀軍還為變

還從宣反又如

字

以石敬瑭為陝州留後已亥以李從珂為河中留

後

陝州以備其徑至洛陽河中

樞密使張居翰乞

歸田里許之李紹真屢薦孔循之才庚子以循為樞

密副使李紹宏請復姓馬

李紹宏賜姓名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五年

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姦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

而斬之

數所具翻

凡謙所立苛斂之法

斂力皆罷之

因廢

租庸使及內勾司

租庸使唐末及梁置內

依舊為鹽

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

唐制戶部度支

郎判其事又置監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為重

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



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鹽鐵戶部度支之官莊宗滅梁  
因而一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  
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至長興元  
年張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  
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  
司置使則自梁始宋白曰同光二年左諫議大夫竇  
專奏請廢租庸使各目歸三司略曰伏見天下諸色  
錢穀比屬戶部設度支金部倉部各有郎中員外將  
地賦山海鹽鐵分擘支計徵輸後為租賦繁多添置  
三司使額同資國力共致豐財安史作亂民戶流亡  
征租不時經費多闕惟江淮嶺表郡縣完全摠三司  
貨財發一使徵賦在處勘覆名曰租庸收復京城尋  
廢其職務廣明中黃巢叛逆僖宗播遷依前又以江  
淮徵賦置租庸使及至還京旋亦停廢偽梁將四鎮  
節制徵輸置宮使名目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  
後廢宮使改置租庸

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魏王繼岌自興平退至

武功宦者李從襲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進請王亟

東行以救內難繼岌從之還至渭水權西都留守張

錢已斷浮梁難乃旦翻錢則前翻斷音短循水浮渡是日至渭南

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

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伏於床命僕夫李環

縊殺之繼岌以李從襲呂知柔而殺郭崇韜而殺繼岌者豈它人哉李環即搗殺崇韜者也考

異曰莊宗實錄征蜀初為都監後勸繼岌殺郭崇韜

者李從襲也明宗實錄云官者都監李繼襲勸繼岌

東還及令自殺又云任圜監軍李廷襲欲存康延孝

及至華州為李冲所殺者復云李從襲蓋從襲誤為

繼襲廷襲今任圜代將其眾而東監國命石敬瑭慰撫之軍士皆無異言史言西軍歸心於新主先是監國命所親



李冲為華州都監應接西師先昔薦反華戶化反西師即謂魏王繼岌之師

冲擅逼華州節度使史彥鎔入朝同州節度使李存

敬過華州冲殺之并屠其家又殺西川行營都監李

從襲李從襲死有餘罪監國未即肆諸市朝而李冲殺之則為失刑耳彥鎔泣訴於

安重誨重誨遣彥鎔還鎮召冲歸朝自監國入洛内

外機事皆決於李紹真紹真擅收威勝節度使李紹

欽太子少保李紹冲下獄下戶嫁翻欲殺之安重誨謂紹

真曰温段罪惡皆在梁朝今殿下新平内難冀安萬

國豈專為公報仇邪難乃旦翻為于偽反按歐紹真史霍彦威素與温段有隙紹真

由是稍沮沮在呂翻辛丑監國教李紹冲紹欽復姓名為

温韜段凝温韜段凝賜姓名並見二百七十一卷莊宗同光元年並放歸田里

壬寅以孔循為樞密使 有司議即位禮李紹真

孔循以為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

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為唐復讎賜姓於唐謂獻祖以平龐勛之

功始賜姓李也為唐復讎謂莊宗滅梁也為于偽翻繼昭宗後故稱唐言以同繼天祐二十年也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霍彦威孔循皆嘗事

梁者也當時在監國左右者未必皆儒生觀其所對辭意於正閏之位致其辯甚嚴雖儒生不能易也

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莊宗

即位尊其祖國曰為獻祖又事武皇垂三十年莊宗

監國亦沙陀種故云宗屬追尊

太祖武皇帝 先帝垂二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



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

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令執政更議更工吏部尚

書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人梓宮安所託

乎不惟殿下忘三世舊君以監國歷事獻祖太祖莊宗三出也吾曹為

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

柩前即位之禮記曰在床曰尸在棺曰柩鄭氏注曰尸陳也言形體在柩之言究也白虎

通云父也柩音新舊之舊眾從之丙午監國自興聖宮赴西宮服

斬衰於柩前即位斬衰下不緦子為父服之衰倉回翻自己丑入洛至此二十日先是

未敢即位者魏王繼岌猶在百官縞素既而御衮冕

故也繼岌既死乃決為之受冊徐無黨曰既用嗣君之禮矣遽釋衰而服冕可以見其情誅百官吉服稱賀

戊申勅中外之臣毋得獻鷹犬奇玩之類有司

劾奏太原尹張憲委城之罪庚戌賜憲死以張憲前朝大臣加

之罪而殺之耳任圜將征蜀兵二萬六千人至洛陽征蜀之初

出師六萬除留戍于蜀及康延孝叛明宗慰撫之各

令還營以通鑑書法言之明宗二字當書帝甲寅

大赦改元始改元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

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量音良自餘任從所適

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

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舊例夏秋二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抵納正稅數

不量省耗節度防禦等使正至端午降誕四節聽貢奉正元

正元



冬至端午并降誕節為四案五代會要唐咸通八年九月九日帝始生於代北金鳳城以其日為應聖節母得歛百姓歛力刺史以下不得貢奉選人先遭塗

毀文書者塗毀選人告身見二百七令三銓止除詐

偽餘復舊規唐六典吏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官

銓三曰東銓或云吏部東西銓并流外銓為三銓宋

白曰太和四年七月吏部奏當司西銓侍郎廳舊以尚

書之次為中銓次為東銓乾元中侍郎崔器奏改中

銓為西銓以久次侍郎居左新除侍郎居右因循倒

置議者非之請自今久次侍郎居西銓新除侍郎居

東銓勅旨依又曰兵部尚書為中銓并東銓西銓為

三五月丙辰朔以太子賓客鄭珏珏古工部尚書

任園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園仍判三司園憂公

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倖期年之間僥堅堯翻府庫

充實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史言任園輔相園每以天

下為已任由是安重誨忌之為安重誨潛武寧節度

使李紹真忠武節度使李紹瓊貝州刺史李紹英齊

州防禦使李紹虔河陽節度使李紹奇洛州刺史李

紹能各請復舊姓名為霍彥威甚從簡房知温王晏

球夏魯奇米君立許之李紹真紹虔以梁將歸降賜

以事莊宗有戰功賜姓名通鑑從簡陳州人也晏球

不盡載其賜姓名之由略之也本王氏子畜於杜氏畜吁故請復姓王

丁巳初令百官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時正衙常朝

望御之內殿中興宦官數百人竄匿山林或落髮

殿也朝直筵翻



為僧至晉陽者七十餘人詔北都指揮使李從溫悉

誅之從溫帝之姪也 帝以前相州刺史安金全有

功於晉陽事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壬戌以金全為

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 丙寅趙在禮請帝幸鄴都

戊辰以在禮為義成節度使辭以軍情未聽不赴鎮

趙在禮實為魏兵所劫制不容其赴滑州 李彥超入朝帝曰河東無虞

爾之力也河東軍府在晉陽李存沼死張憲 庚午以

為建雄留後使之鎮晉州而未 甲戌加王延翰同

平章事王延翰承其先業據有閩地 帝曰不知書四方奏事皆

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

實之心事陛下得典樞機今事粗能曉知至於古事

非臣所及願倣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

侍講侍讀盛唐之制也直崇政院梁制也直樞密院

莊宗制也宋白曰同光二年崇政院依舊為樞密院

以宰臣兼使 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

置直院一人 端明殿學士春明退朝錄端明殿西京正衙殿蓋改

月改解卸殿為端明殿按端明殿是燕閑接御儒臣之

地必非正衙殿當以五代會要為據端明殿學士始

此宋白曰長興四年劉昫入相中謝是日大祠明宗

不御中興殿而坐於端明殿昫至中興殿門中使曰

舊禮宰臣謝恩須於正殿通喚今日上以大祠不坐

正殿請俟來日趙延壽曰命相之制已下三日中謝

無宜後時即奏聞昫雖中謝於端明殿而 乙亥以翰

林學士馮道趙鳳為之

丙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



友謙官爵

二人以讒死見上卷本年正月

兩家貨財田宅前籍沒者

皆歸之

戊寅以安重誨領山南東道節度使重誨

以襄陽要地襄陽控蜀扼荆故曰要地不可乏帥帥所類無宜兼

領固辭許之

詔發汴州控鶴指揮使張諫等三千

人戊午橋六月丁酉出城復還作亂控鶴梁之侍衛親軍積驕而憚

遠戍故作亂蓋當時天焚掠坊市殺權知州推官高

逖逼馬步都指揮使曹州刺史李彥饒為帥彥饒曰

汝欲吾為帥當用吾命禁止焚掠眾從之巳亥旦彥

饒伏甲於室諸將入賀彥饒曰前日唱亂者數人而

巳遂執張諫等四人斬之其黨張審瓊帥眾大譟於

建國門帥讀曰率彥饒勒兵擊之盡誅其眾四百人軍州

始定即日以軍州事牒節度推官韋儼權知具以狀

聞符彥饒攝於汴而亂於滑豈當時將士庚子詔以

樞密使孔循知汴州收為亂者三千家悉誅之彥饒

彥超之弟也蜀百官至洛陽永平節度使兼侍中

馬全曰國亡至此生不如死不食而卒書馬全之官

永平軍於雅州以平章事王鐔等錯口駭翻為諸州府刺史少尹

判官司馬亦有復歸蜀者復扶又翻辛丑滑州都指揮

使于可洪等縱火作亂攻魏博戍兵三指揮逐出之

乙巳勅朕二名但不連稱皆無所避二名不偏諱古也

大二十四十六

通鑑三十一卷五

十一



戊申加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兼侍中 李繼曦至華

州聞洛中亂復歸鳳翔帝為之誅柴重厚為于為翻

納李從曦見上 高季興表求夔忠萬三州為屬郡

詔許之莊宗之伐蜀也詔高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

興乃求為巡屬雖不許可也為季興不式王命與兵

致討張本 考異曰莊宗實錄云王建於夔州置鎮

江軍節度以夔忠萬施為屬郡雲安監有權塩之利

建升為安州上舉軍平蜀詔季興自收元管屬郡荆

南軍未進夔州連帥以州降繼岌十國紀年荆南史

天成元年二月王表請夔忠萬州及雲安監隸本道

莊宗許之詔命未下莊宗遇弒六月王表求三州明

宗許之劉恕按莊宗實錄及薛史帝紀同光三年十

一月庚戌荆南高季興奏收復夔忠等州曾頌勃海

行年記云得夔忠萬等州明宗實錄及薛史韋說傳

云討西蜀季興請攻峽內先朝許之如能得三州俾

為屬郡三川既定季興無尺寸之功莊宗實錄同光

四年二月丙寅高季興請峽內夔忠萬等州割歸當

道明宗實錄天成元年六月甲寅高季興奏去冬先

朝詔命攻取峽內屬郡尋有施州官吏知臣上峽率

先歸投忠萬夔三州旦夕期於收復被郭崇韜專將

文字約臣回歸方欲陳論便值更變此說頗近實故

從之蓋三年十月夔忠萬三州降於繼岌十一月庚

戌季興奏請三州為屬郡舊史誤云奏收復也行年

為于為翻

柴重厚不

三州

唐季

王命與兵

置鎮

之利

管屬郡荆

南史

本道

求三州明

同光三年十

月

曾頌勃海

說傳

得三州

俾

功

莊宗實錄

同光

三年十

月

高季興表求夔忠萬三州為屬郡

詔許之莊宗之伐蜀也詔高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

興乃求為巡屬雖不許可也為季興不式王命與兵

致討張本 考異曰莊宗實錄云王建於夔州置鎮

江軍節度以夔忠萬施為屬郡雲安監有權塩之利

建升為安州上舉軍平蜀詔季興自收元管屬郡荆

南軍未進夔州連帥以州降繼岌十國紀年荆南史

天成元年二月王表請夔忠萬州及雲安監隸本道

莊宗許之詔命未下莊宗遇弒六月王表求三州明

宗許之劉恕按莊宗實錄及薛史帝紀同光三年十

一月庚戌荆南高季興奏收復夔忠等州曾頌勃海

行年記云得夔忠萬等州明宗實錄及薛史韋說傳

云討西蜀季興請攻峽內先朝許之如能得三州俾

為屬郡三川既定季興無尺寸之功莊宗實錄同光

四年二月丙寅高季興請峽內夔忠萬等州割歸當

道明宗實錄天成元年六月甲寅高季興奏去冬先

朝詔命攻取峽內屬郡尋有施州官吏知臣上峽率

先歸投忠萬夔三州旦夕期於收復被郭崇韜專將

文字約臣回歸方欲陳論便值更變此說頗近實故

從之蓋三年十月夔忠萬三州降於繼岌十一月庚

戌季興奏請三州為屬郡舊史誤云奏收復也行年

卷本年二月

詔許之莊宗之伐蜀也詔高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

興乃求為巡屬雖不許可也為季興不式王命與兵

致討張本 考異曰莊宗實錄云王建於夔州置鎮

江軍節度以夔忠萬施為屬郡雲安監有權塩之利

建升為安州上舉軍平蜀詔季興自收元管屬郡荆

南軍未進夔州連帥以州降繼岌十國紀年荆南史

天成元年二月王表請夔忠萬州及雲安監隸本道

莊宗許之詔命未下莊宗遇弒六月王表求三州明

宗許之劉恕按莊宗實錄及薛史帝紀同光三年十

一月庚戌荆南高季興奏收復夔忠等州曾頌勃海

行年記云得夔忠萬等州明宗實錄及薛史韋說傳

云討西蜀季興請攻峽內先朝許之如能得三州俾

為屬郡三川既定季興無尺寸之功莊宗實錄同光

四年二月丙寅高季興請峽內夔忠萬等州割歸當

道明宗實錄天成元年六月甲寅高季興奏去冬先

朝詔命攻取峽內屬郡尋有施州官吏知臣上峽率

先歸投忠萬夔三州旦夕期於收復被郭崇韜專將

文字約臣回歸方欲陳論便值更變此說頗近實故

從之蓋三年十月夔忠萬三州降於繼岌十一月庚

戌季興奏請三州為屬郡舊史誤云奏收復也行年

孟

翻

殿

直

馬

延

誤

衝

前

導

左右班殿直天子侍官也宋

熙寧以前以為西班小使臣

寄祿官職官分紀曰殿直五代本曰殿前承旨晉天

福五年詔除翰林承旨外殿前承旨改曰殿直按天

成元年安重誨斬殿直馬延潞王清泰元年殿直承

旨都知趙處願等令具欄鞞則殿直名官已在晉天

福之前職官分紀誤矣後周廣順間

殿直楚延祚殿直王巒亦見於史

斬之於馬前御

史大夫李琪以聞

李琪譚安重誨權勢不秋七月重

大三千九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誨白帝下詔稱延陵突重臣戒諭中外只此一重誨已足以

取死于可洪與魏博成將互相奏云作亂帝遣使按

驗得實辛酉斬可洪於都市其首謀滑州左崇牙全

營族誅助亂者右崇牙兩長劔建平將校百人亦族

誅校戶壬申初令百官每五日起居轉對奏事時依

盛唐之制百官轉對各奏本司公事契丹主攻勃海拔其夫餘城即

高麗之夫餘城也時高麗王王建有國限混同江而

守之混同江之西不能有也故夫餘城屬勃海國混

同江即鴨綠更命曰東丹國更工命其長子突欲鎮

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為

欲來奔張本宋白曰耶律德光帝遣供奉官姚坤告

哀於契丹考異曰漢高祖實錄契丹主聞莊宗為

亂兵所害慟哭曰我朝定兒也吾方欲救之以勃海

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哭不已虜言朝定猶華言

朋友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

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為言帝所以即位之由

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母多談為于偽翻突欲侍側

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可乎引左傳申叔之

中國效中國人道書語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

猶天皇王初有國豈強取之乎指言阿保機不肯受代

契丹主曰理當然聞姚坤言又曰聞吾兒專好聲

字



色遊畋

報婦

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

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為行自亡矣

契丹主智識如

此固宜其能立國傳世也

又曰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

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

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

復扶又翻下復召乃復同

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

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為狀

趣讀曰促

坤不可欲殺之

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囚而復囚欲姚坤之為狀縱使姚坤為狀中國肯割地而與之

乎此欲用抵冒度湟之故智耳

丙子葬光聖神閔孝皇帝于雍陵

雍陵在河南新安縣是日遷幸雍陵按莊宗實錄哀冊文云丙子今從之

考異曰實錄乙亥梓宮發引

廟號莊宗

丁丑鎮州留後王建立奏涿州刺史劉

殷肇不受代謀作亂已討擒之

唐之方鎮涿州幽州節度屬郡也不屬鎮

州節度而王建立得討之者明宗初得天下方鎮州

郡反側者尚多王建立明宗之所親者越境討擒劉

殷肇奏以為不受代朝廷亦聽之耳

新舊唐書地理

巴卯置彰國軍於應州

志未有應州歐史職方考始有應州故屬大同節度而不載其建置之始意晉王克用分雲州置應州也

九域志化外州應州領金城混源二縣竊意金城即

以明宗所生之地金鳳城置縣也今置彰國軍節度

亦以帝鄉也匈奴須知應州東至幽州入百五十里

又薛史周密傳神武川屬應州蓋朱邪執宜徙河東

始保神武川之黃花堆沙陀由是而基霸業故以其地置應州也

章事豆盧革韋說奏事帝前或時禮貌不盡恭

說讀曰悅

百官俸錢皆折估

折之舌翻估音古價也



百官自五月給而革父子自正月給由是眾論沸騰

說以孫為子奏官受選人王修賂選須綸翻修七感

除近官近官近畿州縣之官中旨以庫部郎中蕭希甫為諫議

大夫革說覆奏希甫恨之上疏言革說不忠前朝阿

諛取容因誣革強奪民田縱田客殺人說奪鄰家井

取宿藏物宿藏物前人所窖藏而不及發取者此蓋言藏之於井制貶革辰州

刺史說淑州刺史淑音叙庚辰賜希甫金帛擢為散騎

常侍散昔亶翻騎奇計翻辛巳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

卒子恤翻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

謂曰我今寘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

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

見之遂殺之為述律后囚於阿保機墓張本癸未再貶豆盧革費

州司戶韋說夷州司戶甲申革流陵州說流合州自唐

末以來流竄者率賜死革說其得至流所乎子孟知祥陰有據蜀之志閱

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凡萬六

千人營於牙城內外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丁

亥契丹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少詩照翻與長

子突欲奉契丹主之喪將其眾發夫餘城初郭崇

韜以蜀騎兵分左右驍銳等六營凡三千人步兵分

左右寧遠等二十營凡二萬四千人庚寅孟知祥增



置左右衝山等六營凡六千人營於羅城內外又置

義寧等二十營凡萬六千人分戍管內州縣就食因

戍而使就食於所戍州縣又置左右牢城四營凡四千人分戍成

都境內王公儼既殺楊希範事見上卷欲邀節鉞

揚言符習為治嚴急軍府眾情不願其還治直習還

至齊州公儼拒之習不敢前齊州東至青州三百四十餘里中間猶隔淄州

符習聞王公儼阻兵遽不敢前欲使之戡難難矣公儼又令將士上表請已

為帥帥所類翻詔除登州刺史公儼不時之官託云軍情

所留帝乃徙天平節度使霍彥威為平盧節度使聚

兵淄州以圖攻取九域志淄州東北至青州一百二十里公儼懼乙未

始之官丁酉彥威至青州追擒之并其族黨悉斬之

支使北海韓叔嗣預焉其子熙載將奔吳密告其友

汝陰進士李穀穀送至正陽九域志潁州潁上縣有正陽鎮在淮津之西淮

之東津曰東正陽則吳境也痛飲而別熙載謂穀曰吳若用吾為

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原若用吾為相取吳

如囊中物耳其後周世宗以李穀為相用其謀以取淮南而韓熙載亦相南唐終不能有所

為也相息亮翻庚子幽州言契丹寇邊命齊州防禦使安

審通將兵禦之九月壬戌孟知祥置左右飛棹兵

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夔峽

癸酉盧龍節度使李紹斌請復姓趙歐史曰趙德鈞幽州人也事劉

裕文



守文武光為軍使莊宗伐燕得之賜姓名李紹斌從之仍賜名德鈞德鈞養

子延壽尚帝女興平公主故德鈞尤家觀任延壽本

藩令劉邾之子也若音條邾加楚王殷守尚書令

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中讀至西樓西樓

契丹上都也先是契丹主使德光留守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

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

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躍曰願事元帥太

子后曰眾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王突欲

愠帥數百騎欲奔唐為邏者所遏謹許元翻愠於問

大段怒但心裏略有不平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天

皇王尊述律后為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

為天皇王后復扶天皇王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

侍於母前應對或不稱旨稱尺母揚眉視之輒懼而

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復扶以韓延徽為政事令歐

契丹以韓延徽為相號政事令聽姚坤歸復命阿保機囚姚遣其臣

阿思沒骨餒來告哀考異曰漢高祖實錄作沒

壬午賜李繼曠名從曠姑餒今從明宗實錄及會要冬十月甲申朔初

賜文武官春冬衣五代會要同光三年租庸院奏新

料有春衣縮冬衣縮此蓋賜昭武節度使同平章

事王延翰昭武當驕淫殘暴已丑自稱大閩國王立



宮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倣天子之制羣下稱之曰

殿下赦境內追尊其父審知曰昭武王為王延翰不終張本

靜難節度使毛璋驕僭不法訓卒繕兵有跋扈之志

若毛璋者其跋扈亦何能為不過欲據邠州耳詔以潁州團練使李承約為

節度副使以察之壬辰徙璋為昭義節度使莊宗改潞州昭

義軍為安義軍尋復舊璋欲不奉詔承約與觀察判官長安邊

蔚從容說諭蔚音鬱從千容翻說式芮翻下同久之乃肯受代

庚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奔盧文進入契丹

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乾化二年初文進為契丹守平州帝即位遣

間使說之為于為翻間古莧翻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莊宗怨盧文進

殺其弟而奔契丹又引契丹而擾邊今莊宗殂而明宗立則無復嫌怨矣文進所部皆華

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帥其眾十餘萬車帳八

千乘來奔為後盧文進又奔淮南張本節讀曰率初魏王繼岌郭崇

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聽以金銀緡帛

充犒苦到翻緡慈陵翻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

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同光之末任圜從軍伐蜀故知

其富饒遣鹽鐵判官太僕卿趙季良為孟知祥官告國

信兼三川都制置轉運使帝即位加子孟知祥侍中故使趙季良奉官告國信入

蜀因制置轉運甲辰季良至成都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

庫它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十萬決



不可得觀子血知祥此語專制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

言制置轉運職事矣復扶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

度使董璋皆據險要擁強兵恐久而難制又知祥乃

莊宗近姻孟知祥之妻莊陰欲圖之客省使泗州防

禦使李嚴職官分紀曰梁有客省使宋因之掌四方

及宰相近臣禁軍將校節儀諸州進奉使賜物自請

回詔之事李嚴領泗州防禦耳泗州時屬吳

為西川監軍必能制知祥已西以嚴為西川都監文

思使太原朱引昭為東川副使文思使掌文思院宋

武李嚴母賢明謂嚴曰汝前啓滅蜀之謀事見二百

莊宗同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為李嚴為孟知

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輸朱膠綾軸錢宋白

事如封建諸王內命婦及宰相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諸道節度觀察團練防禦日後即中書帖官告院素

綾紙標軸下所司書寫印署畢進入宣賜其文武兩

班并諸道官負及奏薦將校勅下後並合是本道進

奏院或本官自於所司送納朱膠綾紙價錢各請出

給陸游曰江鄰幾嘉祐雜志言唐告身初用紙肅宗

朝有用綃貞元後始用綾余在成都見周世宗除

劉仁贍侍中告乃用紙在金彥亨尚書之子處

亂以來喪翻貧者但受勅牒多不取告身受勅牒以

苟得一時之祿利告身十一月甲戌吏部侍郎劉岳

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辭此中書所豈可使其人

初不之覩勅文班丞郎給諫丞郎謂尚書左右丞及

中諫謂諫武班大將軍以上宜賜告身其後執政議

議大夫



以為朱膠綾軸厥費無多朝廷受以官祿何惜小費

受當作授歐史曰故事吏部官告身皆輸朱膠綾軸

錢然後給其品高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

勅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為常甲劉岳建言以謂制

身中書但錄其制辭而編為勅甲劉岳建言以謂制

辭或不任其才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之以訓誡而受官

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告

詔之意請一切賜之由是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輸錢

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

皆賜告身當是時所除正真官之外其餘試銜帖號

止以寵激軍中將校而已試銜謂試某官其階皆以

將軍郎及長興以後所除浸多乃至軍中卒伍使州

將之號鎮戍胥吏皆得銀青階及憲官使踈吏翻使謂諸道

史臺官謂之憲官歲賜告身以萬數矣史因賜告身

此亦言試銜官也

授之 濫 閩王延翰蔑奪兄弟襲位纔踰月出其弟延

鈞為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采擇不已

延鈞上書極諫延翰怒由是有隙父審知養子延稟

為建州刺史延稟本周氏子王延翰與書使之采擇

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十二月延稟延鈞合兵襲福

州延稟順流先至自建溪順流東下福州水路縈紆

夕至九域志建州東南至福州水勢湍疾輕舟朝發

州五百二十里蓋言陸路也福州指揮使陳陶帥眾

拒之兵敗陶自殺是夜延稟帥壯士百餘人趣西門

帥讀曰率梯城而入執守門者發庫取兵仗及寢門

趣七喻翻延翰驚匿別室辛卯旦延稟執之暴其罪惡且稱延

延翰驚匿別室辛卯旦延稟執之暴其罪惡且稱延



翰與妻崔氏共弑先王

誣以弑君父之罪

告諭吏民斬于紫

宸門外

唐都長安內中有紫宸殿

是日延鈞至城南

延稟開門納之推延鈞為威武留後

王延鈞審知次子也

癸

已以盧文進為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

庚子以皇

子從榮為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

趙季良等運蜀

金帛十億至洛陽

詩萬億及秭釋云萬億曰兆孔穎達曰萬億曰兆者依如算法億之

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為等十萬曰億十億曰兆也其大數以萬為等數萬至萬為億是萬萬為億又從億數至萬億曰秭兆在億秭之間是大數之法魏風刺在位貪殘胡取禾三百億兮魏國褊小不應過多故以小數言之故云十萬曰億今趙季良運金帛十億若以小億計之則百萬耳安能濟朝廷之匱乏哉若以大億計之則十萬萬也未知孰是 時朝

廷方匱乏賴此以濟 是歲吳越王鏐以中國喪亂朝

命不通改元寶正其後復通中國乃諱而不稱浪翻

朝直遙翻復扶又翻 考異曰閩自若唐末汎聞錄云同光四年京師亂朝命斷絕鏐遂僭大號改元保

正明年明宗錫命奎乃去號復用唐正朔紀年通譜云鏐雖外勤貢奉而陰為僭竊私改年號於其國其

後子孫奉中朝正朔漸諱改元事及錢徽納土凡其境土有石刻偽號者悉使人交午鑿滅之惟杭州西

湖落星山塔院中有鏐封此山為壽星寶石山偽詔刻之於石雖經鑿毀其文尚可讀後題云寶正六年

歲在辛卯明宗長興二年也其元年即天成元年也好事者或傳曰保正非也余公綽閩王事迹云同光

元年梁策錢鏐為尚父來年改寶正元年永隆三年吳越世宗文穆王薨林仁志王氏啓運圖云同光元

年梁封浙東尚父為吳越國王尋自改元寶正長興三年吳越武肅王崩子世皇嗣承隆二年吳越世皇

崩子成宗嗣公綽仁志所記年歲差鏐然可見錢氏改元及廟號故兼載焉至今兩浙民間猶謂錢鏐為



錢太祖今參取諸書為據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帝更名亶更工行翻孟知祥聞李

嚴來監其軍惡之惡鳥路翻或請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

猶言何必如此也吾有以待之遣吏至綿劍迎候綿劍二州各會

武信節度使李紹文卒知祥自言嘗受密詔許便宜

從事孟知祥自言嘗受莊宗密詔也壬戌以西川節度副使內外馬

步軍都指揮使李敬周為遂州留後代李紹文趣之上道

趣讀曰促上時兩翻然後表聞嚴先遣使至成都知祥自以於

嚴有舊恩孟知祥教李嚴之死見二百六十八卷梁均王乾化二年冀其懼而自

回乃盛陳甲兵以示之嚴不以為意安重誨以孔

佩案十三行二十四字本三行伍拾五知胡氏未見此本

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

孔循少給事梁太祖帳中唐末歷宣徽樞密院故安重誨意其諳練及知人少詩照翻諳鳥含翻行下孟

翻豆盧革韋說既得罪見上朝廷議置相循意不欲

用河北人孔循少長河南故不欲用河北人先已薦鄭珏又薦太常

卿崔協任圜欲用御史大夫李琪鄭珏素惡琪惡鳥路翻

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

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它日議於

上前上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圜曰重誨未悉朝

中人物悉詳也為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少詩沼翻臣

既以不學忝相位柰何更益以協為天下笑乎上曰



宰相重任卿輩更審議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

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馮書記謂馮道也道事

記既退孔循不揖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園二

則任園園何者孔循之眾辱任園亦甚矣而園不以

相之為怒者憚安重誨也史言五季待宰

輕使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須相之因稱疾不朝

者數日上使重誨諭之方入重誨私謂園曰今方乏

人協且備負可乎園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

秦蘇合之丸後漢書西域傳曰大秦國合取蛭蟻之

轉也蛭蟻蛭也陶隱居曰莊子云蛭蟻之智在於

推丸陸佃埤雅曰蛭蟻黑甲翅在甲下五六月之間

經營穢場之下車走糞丸一前挽之一後推之若僕

人轉車蛭去吉翻蛭上良翻循與重誨共事安重誨為樞密日短

琪而譽協譽音余癸亥竟以端明殿學士馮道及崔協

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協邠之曾孫也崔邠邠

戊辰王延稟還建州王延鈞送之將別謂延鈞曰善

守先人基業勿煩老兄再下延鈞遜謝甚恭而色變

為王延稟再下攻延鈞而敗死張本庚午初令天下長吏每旬親引

慮繫囚引慮繫囚即漢書所謂錄囚徒也自唐以

孟知祥禮遇李嚴甚厚一日謁知祥知祥謂曰公前

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

亡謂莊宗空國以伐蜀蜀亡而今公復來復扶蜀人

謀臣死根本虛而莊宗亦亡又翻蜀人



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

罷諸道監軍見本卷上年

公獨來監吾軍

何也嚴惶怖求哀

怖普故翻

知祥曰衆怒不可遏也遂揖

下斬之

李嚴卒如其母之言

又召左廂馬步都虞候丁知俊知

俊大懼知祥指嚴尸謂曰昔嚴奉使汝爲之副然則

故人也爲我瘞之

爲于偽翻瘞於計翻

因誣奏嚴詐宣口勅云

代臣赴闕

言李嚴矯勅云代知祥使知祥赴闕

又擅許將士優賞臣輒

已誅之內八作使楊令芝以事入蜀

八作使掌八作司之八作工匠

至

鹿頭關聞嚴死奔還朱引昭在東川

朱引昭爲東川副使與李嚴同時受

命聞之亦懼謀歸洛會有軍事董璋使之入奏引昭

偽辭然後行由是得免

兩川跋扈之迹著矣安重誨制之之術窮矣及乎分鎮增

兵則兩川反矣

癸酉以皇子從厚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

六軍諸衛事從榮聞之不悅

既丑京邑又握兵柄地親權重從榮惡其偏也

故不悅爲從榮忌從厚張本

已卯加樞密使安重誨兼侍中孔

循同平章事

吳馬軍都指揮使柴再用戎服入朝

十一行廿一字本從榮、世弟也上、子從厚、字景暉

送口、知、一、七、九、李、公、行、厚、二、字

上京起樓其階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按木葉山契丹置錦州匈奴須知錦州東北至東京四百里木葉山西南至東京三百里則錦州與木葉山又是兩處通鑑後



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罷諸道監軍公獨來監吾軍

何也嚴惶怖求哀怖普知祥曰衆怒不可遏也遂揖

下斬之李嚴卒如其母之言又召左廂馬步都虞候丁知俊知

俊大懼知祥指嚴尸謂曰昔嚴奉使汝為之副然則

故人也為我瘞之為于偽翻因誣奏嚴詐宣口勅云

代臣赴闕言李嚴矯勅云代又擅許將士優賞臣輒

已誅之內八作使楊令芝以事入蜀八作使掌八作至

鹿頭關聞嚴死奔還朱引昭在東川朱引昭為東川副

命聞之亦懼謀歸洛會有軍事董璋使之入奏引昭

偽辭然後行由是得免兩川跋扈之迹著矣安重誨

兵則兩川反矣癸酉以皇子從厚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

六軍諸衛事從榮聞之不悅既丑京邑又握兵柄地

故不悅為從榮已卯加樞密使安重誨兼侍中孔

循同平章事 吳馬軍都指揮使柴再用戎服入朝

御史彈之再用恃功不服侍中徐知誥陽於便殿誤

通起居退而自劾劾戶槩翻吳王優詔不問知誥固

請奪一月俸由是中外肅然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法

契丹改元天顯葬其主阿保機於木葉山契丹主以

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

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按木葉山契丹置錦

州匈奴須知錦州東北至東京四百里木葉山西南

大正五

通鑑

卷

後



書晉之齊王北遷至錦州契丹令拜阿保機墓則又似木葉山在錦州歐史諸書言契丹於南木葉山起南樓是在上京之南也須知謂木葉山西南至上京三百里是在上京東北也無亦契丹中有南木葉山又有北木葉山邪述律太后左右有桀黠者黠下八翻后輒謂曰爲我達語於先帝爲于偽翻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溫當往思溫不行后曰汝事先帝嘗親近何爲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於地下也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斷音短腕烏貫翻令置墓中思溫亦得免帝以冀州刺史烏震三將兵運糧入幽州時契丹常以勁騎徜徉幽州四郊之外抄掠糧運故以三將兵運糧善達者爲勞績二月戊

子以震爲河北道副招討領寧國節度使寧國軍宣州屬吳

屯盧臺軍向斷盧臺軍臨御河之岸周建乾寧軍東至倉州一百里西至瀛州百七十里代

泰寧節度使同平章事房知溫歸兗州房知溫本鎮兗州

庚寅以保義節度使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石敬瑭時

鎮陝州丙申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爲景州刺史

既至遣使族誅之討其弒君之罪也高季興既得三州請

朝廷不除刺史去年以三州與高季興自以子弟爲之不許及

夔州刺史潘炕罷官潘炕蜀王氏之舊臣炕若浪翻季興輒遣兵突

入州城殺戍兵而據之朝廷除奉聖指揮使西方鄴

爲刺史五代會要應順元年改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爲捧聖左右軍捧聖即奉聖也應順乃閔帝

六二五九十一



元年而此時已不受又遣兵襲涪州不克九域志涪州東至忠州三百五十里高季興既得夔忠萬魏王繼岌遣押牙韓

三州又襲涪州而不克涪音浮魏王繼岌遣押牙韓

珙等部送蜀珍貨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珙

等於峽口此峽口謂西陵盡掠取之此去年事蓋同

也奪朝廷詰之對曰珙等舟行下峽涉數千里欲知覆

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此慢辭也若春秋楚人答齊桓公問昭王南征不復之辭

帝怒壬寅制削奪季興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劉

訓為南面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忠武節度使夏魯

竒為副招討使將步騎四萬討之東川節度使董璋

充東南面招討使新夔州刺史西方鄴副之考異曰按梓

夔皆在荆南之西南而云東南此峽謂自瞿唐峽直

面者蓋據夔梓所向言之耳將蜀兵下峽至西陵峽口所謂三

峽也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湖南軍楚王三月甲寅以李敬周為

武信留後從孟知祥丙辰初置監牧蕃息國馬蕃扶元翻唐

馬喪亂以來馬政廢矣今復置監牧以蕃息之然此

時監牧必置於并代之間若河隴諸州不能復盛唐

之舊是後帝問樞密使范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

三萬五千帝曰吾居兵間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時馬

數不過七千莊宗與梁戰河上馬纔萬匹今馬多矣

華甫

華甫

華甫

華甫

華甫

華甫

華甫

華甫

華甫

華甫

華甫

華甫

華甫

華甫

華甫

華甫

華甫

華甫

華甫

有奉聖軍

百五十里

三州又襲

等於峽口

也奪朝廷

溺之故自

帝怒壬寅

訓為南面

竒為副招

充東南面

夔皆在荆

面者蓋據

峽也仍會

武信留後

馬喪亂以

時監牧必

之舊是後

三萬五千

數不過七

不受又遣

兵襲涪州

不克

盡掠取之

也

帝制削奪

季興官爵

以山南東

道節度使

劉訓為南

面招討使

知荆南行

府事忠武

節度使夏

魯竒為副

招討使將

步騎四萬

討之東川

節度使董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實為其下所制事見上年在禮欲自謀脫禍陰遣腹心詣

闕求移鎮帝乃為之除皇甫暉陳州刺史趙進貝州

刺史為于偽翻皇甫暉趙進制趙在禮不得左右者也徙在禮為橫海節度

使以皇子從榮鎮鄴都命宣徽北院使范延光將兵

送之且制置鄴都軍事乃出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

百人使軍校龍旺部之旺之日翻戍盧臺軍備契丹給饗仗但

繫幟於長竿以別隊伍由是皆俛首而去繫音計幟昌志翻別

彼列翻中塗聞孟知祥殺李嚴軍中籍籍已有訛言

既至會朝廷不次擢烏震為副招討使訛言益甚房

知温然震驟來代己房知温自莊宗時戍邊以舉兵從帝建節烏震自刺史領節又

代知温為副招討故怨其驟震至未交印壬申震召知温及諸道

先鋒馬軍都指揮使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博於東寨

時盧臺戍軍夾河東西為兩寨知温誘龍旺所部兵殺震於席上其

眾譟於營外譟者烏震親兵也歐史以為譟者亂兵誘音酉安審通脫身走

奪舟濟河將騎兵按甲不動知温恐事不濟亦上馬

出門甲士攬其轡曰公當為士卒主去欲何之知温

給之曰騎兵皆在河西不收取之獨有步兵何能集

事遂躍馬登舟濟河與審通合謀擊亂兵亂兵遂南

行騎兵徐踵其後部伍甚整亂者相顧失色列炬宵

行疲於荒澤詰朝騎兵四合擊之詰去吉翻亂兵殆盡餘



衆復趣故寨審通已焚之亂兵進退失據遂潰其匿

於叢薄溝塍塍石得免者什無一二范延光還至淇

門聞盧臺亂發滑州兵復如鄴都以備奔逸 帝遣

客省使李仁矩如西川傳詔安諭孟知祥及吏民孟以

知祥殺李嚴懼其不自安也知祥自此浸驕甲戌至成都 劉訓兵至荆

南楚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等將水軍屯岳州應以

劉訓也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於吳吳人遣水軍援之

夏四月庚寅勅盧臺亂兵在營家屬並全門處斬

勅昌呂翻自帝即位已來汴州張諫之亂滑州于可

洪之亂以至盧臺之亂凡亂兵皆夷其家然而流言

不息盼然疾視其上者相勅至鄴都闔九指揮之

門驅二千五百家凡萬餘人於石灰窰悉斬之永濟

渠爲之變赤唐開元二十八年魏州刺史盧暉徙永

江淮之漕爲于僞翻朝廷雖知房知温首亂欲安反仄癸巳

加知温兼侍中 先是孟知祥遣牙內指揮使文水

武漳迎其妻瓊華長公主及子仁贇於晉陽孟仁贇後改名

昶及鳳翔翔也李從暉聞知祥殺李嚴止之以聞

帝聽其歸蜀丙申至成都 鹽鐵判官趙季良與孟

知祥有舊知祥奏留季良爲副使朝廷不得已丁酉

以季良爲西川節度副使趙季良由此遂爲李昊歸

蜀李昊天隨王衍東知祥以爲觀察推官 江陵卑濕

通鑑二百七十五 三十一 王仁父



復值久雨復扶糧道不繼將士疾疫劉訓亦寢疾癸

卯帝遣樞密使孔循往視之且審攻戰之宜五月

癸丑以威武留後王延鈞為本道節度使琅邪王

孔循至江陵攻之不克遣人入城說高季興說式季

興不遜丙寅遣使賜湖南行營夏衣萬襲丁卯又遣

使賜楚王殷鞍馬玉帶督饋糧於行營竟不能得南

楚王殷遣中軍使史光憲入貢帝賜之駿馬十美女

二過江陵高季興執光憲而奪之且請舉鎮自附於

吳徐溫曰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去羌高氏事

唐久矣自唐滅梁高洛陽去江陵不遠舊唐書地理

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

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聽其自附於唐史言徐溫能

任園性剛意且恃與帝有舊任園與帝同事

勇於敢為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出於戶部

與園爭於上前往復數四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

上適與重誨論事為誰常語近上曰宰相宮人曰妾

在長安宮中此蓋唐時宮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

大二百七五



如是者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唐明宗起於行伍而為天子常疑宰相輕

己豆盧革韋說之死猶曰自取然以卒從重誨議

此而斥任園卒亦寘之死地大誤矣

園恤因求罷三司殺任園張本詔以樞密承旨孟鵠

充三司副使權判五代置樞密院都承旨副承旨以

也諸衛將軍充權判者權判三司事

子 鵠魏州人也 六月庚辰太子詹事温輦請立太

子 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園罷守太子少保

已丑以宣徽北院使張延朗判三司 壬辰貶劉

訓為檀州刺史以征荆南無功也檀州密雲 丙申

封楚王殷為楚國王 西方鄴敗荆南水軍於峽中

復取夔忠萬三州敗補

男據十一行二十一子宗中按世八頁  
從厚臣等一也向二臣臣等  
二子孫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五



據十一行二十四字宋本校十四葉半補三字多二字改七字  
所刻新驚言九為字不成 四月十五日

據宋十一行廿一字本校同前校者以口識之曰四月十六日是日午津  
地九控併據東兩城角電網編布矣今何世也憲

據明孔天胤刊無注本校戊辰九月初八日霜振學人長洲章鉉



